

溫州府圖書館藏

竹軒雜著

國

公館

瑞安孫氏詒
善祠孰開雕

萬厯温州府志宦業傳

明永嘉王光蘊撰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宣和第高宗幸永嘉趙鼎薦爲臺官累遷吏部郎面對乞重縣令之選至云願從陛下丐一令以自效及秦檜主和議季仲引夫差句踐事以爭之忤檜意罷去尋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弟叔豹知慈谿縣多善政終江東轉運副使弟仲熊季狸子思永孫士謙俱登科

宋元學案直閣林竹軒先生傳

國朝鄞全祖望補

林季仲字懿成號竹軒永嘉人也兄弟四人皆橫塘許氏弟子而先生與叔弟叔豹尤著成宣和進士官婺州兵曹出死囚之無罪者遷仁和令建炎杭卒之亂先生躬帥士兵捍截有功高宗幸永嘉先生奉母避兵山下以中丞趙鼎薦與吳表臣並召曰授臺官累遷吏部郎乞重民牧之

選因乞一令自效且云臣承乏郎官求爲縣令似乎不情然官職之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郎官貴以斯民爲重則縣令貴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今請以臣爲郎官作令之始尋除太常少卿趙鼎罷相先生亦出知泉州鼎再入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陛下能用之乎不能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和議起先生上疏引夫差句踐事爭之被斥久之召知婺州尋復以直祕閣奉祠有竹軒雜著十五卷叔豹字德惠成進士爲李綱行營使幕官甚倚任之按慈溪縣鄞之降紳蔣安義獻屠城策以媚金求知明州德惠自慈帥兵入杖殺安義姦民以定累官江東副轉運使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八

集部別集類

竹軒雜著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林季仲撰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進士第歷官太常少卿知婺州自號蘆山老人嘗僑居暨陽集中又自稱濟南林某者蓋其祖貫也宋史不爲立傳其行事不可概見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名云云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蔑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察和弟諸文據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

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諄摯交道之篤尤可概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爲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編綴釐爲詩一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爲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竹軒雜著卷一

四言古詩

宋 林季仲

有客并序

有客思英伯也英伯山居歲莫雪零故作是詩以貽之



有客有客託於空谷問何以樂樂彼幽獨矯矯其松篁籊其竹微風過之泠然成曲歲日莫止霰雪交揮誰與晤語懷我人斯我之懷矣褰裳從之泥淖伊阻中心悵而豈無他人以翺以翔意氣所親不能弭忘遙遙遺緒久矣弗敷之子之秀吾宗之光我有薄酒子試歡兮雪霽江明共此月兮企焉新詩到蟄窟兮老子鬚鬢正愁絕兮

五言古詩

觀徐孺子畫像

伯淮臥彭城遠屋生蓬茨天子呼不起思見巖壑姿俾工
圖其形銜命日夜馳落筆竟不得韜命以疾辭豫章有孺
子同時隱江湄栖栖非我事結廬對風漪時人亦罕識阿
堵誰寫之我聞郭有道曾遣轉輕騎疑此言語生卽是茆
畫師

送真歇禪師

我與真歇師同年五十八對之意頽然百事付華髮買舟
繫離傍一日來告別挽之不肯畱徑山演法切佛法果何
如請師爲指訣俛首無一言苦欲相泯滅余漫述所聞此
法本無缺山河連大地鳥獸暨魚鼈微至一蟻蠊中含大
干闥試卽此身求萬象皆森列聲色臭味等六根能識決
阿誰使之然未可計巧拙盍亦返故鄉子細自披抉當有

無價珍終身用不徹胡爲浪馳走千里訪名利環立廣坐
中覷人搖輔頰譬如坐海底巨浸從頭沒反問岸上人覓
水濟我渴師聞抵掌笑卻道我饒舌徑山堂未開居士法
先說儒生玩韋編貝葉師所閱兩家相詬病久矣互侵伐
孰如吾二人一見意軒豁縱談遮箇事迴出言詞末古人
知造車不較出門轍看誰到長安甯論胡與粵因書問答
語聊以贈真歇去去亦何之干水涵一月

秋熱次高仲貽韻

乘時火初流執熱病未脫踏冰思少蘇坐甌哀苟活雲意
斷淅淅雨聲悶滯滯安用天官爲不悟秋序奪巫尪暴何
辜夸父僵且渴熾山將焚燒翻海欲灑潑蛟龍遁寂寞蠅
蚋恣喧聒瘴鴛時墮水涸魚暫濡沫斯馬禾不登往矣穗
奚掇眾心禱不昧羣望走莫邊殷殷聞雷行閃閃驚電抹

嘉澍疑盆翻脫葉逾帚將汲井憶羸餅承雷爭羅鉢新涼
來不斷濁水去如割未論沴氣銷陡覺煩襟豁遂回望霓
眼免蹙憂稼頰一飽茲可營百慮何勞撥明公軫慈仁此
道歸包括世事有反覆愁腸屢迴斡栖栖同里毗閔閔憂
旱魃賦詩輸悃悃盈軸辦嗟咄句圓珠走盤意定弦在箏
干仞徒仰高一葦敢杭闊韜疵知含洪策蹇終艱危
坐我甌釜中逾月不得脫勞生亦何聊喘喘覓少活駕言
往空谷臥聽驚瀨澍遭逢襍穢子此事又中奪天公不我
憐定爲化鄧渴一夜翻河漢散作珠璣潑簷垂素練直拍
枕鳴聒聒更饒臆戶間蕭瑟濺飛沫老火謝餘暉削跡去
如掇乃知造化心潛通本無邊繁暑移清涼變化在一抹
田父有喜言儂得壟穗將卻憶灌溉時捐捐抱甕鉢王者
仁如天寸物惡傷割獨愛夏日長器度何不豁向隅泣一

夫滿堂蹙其頰餘涼止殿閣無垢直可剗我願均此施遠
邇歸囊括措意膚寸間六合可旋斡甯容凶逆儔肆虐爲
早魃掣電備麾旗鞭雷供叱咄號令挾風行聲飛齊萬箚
干戈悉蕩攘再見天地闊孰知長畏人朝夕懷艱危
癡暑如癡人吝權不肯脫涼風戒七月尙貪朝夕活雲雷
動地來一夜雨聲澍老火無晶光奔迸氣褫奪我思疏仲
翁干載猶飢渴父子腰黃金照眼光潑潑車馬趨其門市
井等謹貼從容相與言身名如聚沫功成不還鄉患至將
誰撥相隨出關去浩然不可遏挽飲東都門頽頽酒微抹
迎迓走兒童爭取霜髯將歌呼接日夜彈筑雜擊鉢時時
問餘金趣賣供醢割落落丈人行器度自軒豁子孫汝何
知徒蹙求田頽邇來宦途險憑誰爲鏟劔冥行冒荆棘進
退俱有括胡不觀四時寒暑遞推幹強聒不知幾斥逐齊

早魃得失何怪事書空漫咄咄要須慎其初母輕茲去筭
我本一散翁涉世多迂闊何如二大夫安枕無艱危

七言古詩

謝李端明惠李翰林集

江漢滔滔去不回幾人畱得詩名來要須洗以千斛水莫
令胸臆生纖埃清狂我愛李太白亂之鷗鷺誰嫌猜一生
事業在盃酒富貴於我何有哉長安市上喚不醒醉眼徐
爲君王開揮毫散霧金鑾殿氣使權倖如奴僮風騷獨步
千載上鞭撻揚馬哈鄒枚長流夜郎得不死定知造物須
憐才文采至今獨未泯耳孫氣象何崔嵬寤言世士少風
骨慨然力欲扶衰頹刊傳家集流海內廉頑立懦茲爲媒
分頽亦及蓬華士使者踏破堦前苔神交不待讀終卷騎
鯨恍惚來瑤臺氣酣日落酒不足更挽天河注玉杯嗚呼

俗隘真可哀吾非斯人誰與陪朝遊蓬萊夕方丈去去相
隨翔九垓

次韻酬黃季章

長安公子意氣豪笑我憔悴居蓬蒿人生栖託一枝足何
用搏風九萬高我今百事付流水歸臥北窗心獨喜林表
春禽自在啼絕勝豢養金籠裏誰能得臆無塵埃木雁未
論才不才子陵事業亦何有風月淒然一釣臺

天柱峯

尋勝權輿自天姥芒屨踏徧春山雨要得山如磊落人紛
紛拳石何足數忽逢一柱插天寒行第最尊疑父祖羣峯
往往皆兒孫環列膝前仍俯偃我憂穹昊欲撐拄莫笑杞
人心獨苦伊誰有力能致之大庇蒼生使安堵

五言律詩

陪館中諸人遊天竺分得香字

不到八年久重來雙鬢蒼珠璣濺寒溜笙磬咽風篁啼鳥
千林晚飛花一路香吾宗故廬在立馬傍殘陽

中秋不見月

淹淹一夜雨脈脈萬方情勿怪雲多妬從來物惡盈水渾
珠自瑩垢盡鏡還明共賞此時月無論陰與晴

次韻陳明錫見寄

一別從京洛相逢問海邦倦遊憐舌在多病覺眉龐佳處
隨山屐餘生付酒缸新詩眩老眼細讀傍寒窗

合去趨華闕難教滯陋邦悲鳴憐老驥迎吠厄羣龐便腹
書千篋濡頭酒一缸懷君夜不寐落葉打空窗

卑棲安故里薄宦倦他邦依社願爲櫟滌牲甯用龐利名
蛾赴燭身世蟻浮甌多謝江邊月相尋到小窗

周希父見寄次韻

松菊荒三徑風塵走十年家山憶到骨世路厭摩肩懶計
詩工拙甯分酒聖賢從他誚便腹老去只貪眠

次韻蕭德起見寄

漫求三釜祿浪走十年塵白髮不饒我虛名能中人溪山
閒始見魚鳥靜相親共對一庭月誰非吾近鄰

陪趙守登樓賞紅梅

太潔時爭嫉獨醒人更疑漫隨春色媚不改歲寒姿霞帶
壽陽臉酒融姑射肌憑誰慰孤寂新有倚樓詩

錢塘別諸同年

晚色明沙際春愁挂柳邊相逢一尊酒難值七同年聚散
雁遵渚行藏魚在淵西興殘夜月獨照渡頭船

陪樞密諸丈游赤松迫於還城阻爲寶峰之集情見

于詩

村迴雲連屋溪晴水繞畦半生嗟薄宦隨處愜幽棲散策
尋遺跡披塵識舊題夕陽催上馬不到寶峯西

感興

慶弔何時已勞生不自閒野情難脫略人事足機關附尾
初無意同塵半強顏柴門當卻掃未敢負雲山

和人對雪

匱薄一樽酒栖遲雙鬢毛隨風散簷雪卷地作秋濤遠使
去不返寒砧晚更勞誰當如李愬夜縛蔡州豪

贈別陳給事

仕途多汨沒歸袖獨飄颻要伴赤松子終辭青瑣郎水雲
寬處好日月靜中長萬事休回首停橈卽故鄉

昨夜夢陪後乘次前韻

落花迷曉徑零露點秋畦節物驚衰鬢登臨憶故棲蒼苔
痕過履修竹溼新題昨夜寒窗夢相隨疊嶂西

中秋次韻

一葉下庭木初敲窗戶秋陰雲偏妬月衰病懶登樓勳業
頭先白江河淚未收停橈是吾土休夢野堂游

憩瑞安北湖詩三首

去去春無語融融物自驕餉耕憐野老隨犬過山橋晚唱
緣溪口晴暉絆柳腰迂儒欲何得只合伴漁樵

逕深松翠重風輭馬蹄驕水遠誰家屋門飛小竹橋龜開
平野兆蜂引斷山腰生理吾能免趨林拾墮樵

吐晴林雨薄弄水夕陽驕風定雲橫野馬鳴人度橋蘚斑
封石骨花影動溪腰誰破南窗夢空山落斷樵

次韻婺州蕭教授見寄

不到雙溪久渾疑一夢間把君詩在手見我別來山薄宦
故不惡危途難自閒翩翩出林翼飛倦合知還

贈趙遂甫別

才擅金枝秀名標榜籍先有如此公子不負我同年風落
松間雪沙明竹外船天涯人老矣尊酒憶淒然

贈李舉之別

摘藻才何賸哦松志未酬奉祠得南嶽戲綵向丹邱賈誼
方年少馮唐已白頭桃花烟浪暖看子上瀛洲

舉之明春
試詞學

晚眺二首

秋色澹脩渚夕光明小樓溪虛煙漠漠天迴雁悠悠短髮
存堪數黃花插自羞青山本無事斂黛爲誰憂
病與老相守慵思靜自便故園三徑菊歸路一蓑烟高下
雲連谷縱橫水護田淒涼千古事簇簇夕簷前

項居士挽詞

孝友從初歲溫恭見隱居誰云不爲政只此是知書末俗
誰多僞何人得似渠春江照丹旄恨亦到龜魚

居士禁殺
常買鱗介

潘居士挽詞

君家多隱德自昔賦閒居不用毛錐子甘乘下澤車李衡
千樹橘范瑳一園蔬夫婦仍同穴亂離誰似渠

袁居士挽詞

君看袁居士蒼然松柏姿生涯一樽酒事業五言詩去跨
月邊鶴空餘床下龜江村相送處尙憶杖過眉

挽林潛聖先生詞

省己知爲政忘言是讀書世儒誰說此學子可憐渠文物
思前輩風烟翳故廬倚楹獨長歎吾道竟何如

胡夫人挽詞

吳巨鎮妻

自昔衣冠盛人言胡與吳詩書漸漬久婦女見聞殊鳳去
憐雛弱鸞吟歎影孤靈龜表賢德卜地得慈湖

柳夫人挽詞

風俗日云薄典型終未泯請看列女傳今有柳夫人色養
金章貴褒封鈿軸新淒涼板輿路恰見小梅春

悼潘君秀才

投筆辭場屋攜錢送酒家身名俱夢幻醒醉是生涯沙晚
號寒雁林高慘暮鴉嗟予方哭弟清淚墮悲笳

沈朝議挽詞

擢第繇元祐封侯迨紹興曠懷初不競薄俗漫多能勳業
一壺酒交游八尺籐諸生話鄉老揮淚溼寒燈

趙寶學挽詞二首

珠海光無盡瑤山氣自溫鴻基開烈祖餘慶襲賢孫妙墨
潛虬動雄詞駭浪翻九重應震悼同姓失毛原

粲粲霜粧晚淒淒烟渚秋長隨山簡馬同上謝公樓詩句

入飛鶩歌聲落釣舟那知倚欄處直北是松楸

九日集於謝樓歲歲

以為常公今不在而佳城在望坐客皆為之愴然

程顯學挽詞二首

卓犖千人傑飛騰四十秋才應有餘刃事不見全牛持節
半諸道分符知幾秋終遺摺紳恨不作富民侯

憶向沙頭別誰知地下游祠堂只如舊庭竹自生秋回首
山埋玉傷心月滿樓寒江日夜去中有淚俱流

哭薛吏部

伯仲皆登第人言薛與林淒涼五年事摧折兩家心漫醉
春來酒誰同別後襟空餘釣磯在落日見孤岑

白鹿春城下黃牛古壟頭年年喚兄弟兩兩酌松楸今日
逢寒食哀君返故邱榮懷多少恨不逐晚雲收兩家兄弟
五年之間淪落幾半又祖壟相鄰歲時展看往往同日今
吏部之葬適在清明故云白鹿城黃牛壟其葬地也見圖
經

周希父挽詞

憶昔同年友吾鄉有六人而今如夢寐強半委埃塵雲護

霜天晚梅含野逕春

希父常賦此詩屬
余和往往復數篇

回頭賦詩處清淚

墮江濱

許厚之挽詞

跋馬西州路山川淚眼傍看君有遺範如我見橫塘寒日
低瓜步浮雲接建康隔江多少恨付與雁南翔

戴唐卿挽詞

湖海長爲客干戈僅脫身來尋林下友半與鬼爲鄰馬上

人何在庭前草自春平生饒意氣寂寞委荆榛

竹軒雜著卷一終

竹軒雜著卷二

宋 林季仲 撰

七言律詩

次韻希父見寄二首

晚窗落實雪飛花點綴山翁兩鬢華
好辦青銅買村酒共撐小艇訪漁家
覺非便合如陶令得趣何勞問孟嘉
只怕故人騰踏去短檠誰與話天涯
臘前牆角見梅花雪後牆頭見月華
滿引濁醪無一事盡收好處入吾家
結廬君待歸安固抱甕儂今老永嘉
莫道青山便遮隔春風浩蕩沒津涯

次高季應韻

杖履相從秋水濱便將公作社中人
酒行苦要深浮白醉去那知倒著巾
把手共憐江國月回頭休憶野堂春
太平

未見身先老看取吳霜點鬢新

次韻林楸南見寄

轉首今吾非故吾問君何用惜居諸流年已作悠悠夢往事徒勞咄咄書濁酒半壺時自酌醉頭一月不曾梳阿誰似我渾無事睡到日高三丈餘

陰陰松竹滿東山聞說君家六月寒若得封胡同里巷底須屈宋作衙官酒中有趣誰能識琴上無弦我亦彈試問廬江何彥德貂蟬孰似鹿皮冠

移竹次林英伯韻四首

蒼苔斲破斧痕新移傍頽簷慰病身見我渾如舊相識此君端是箇中人孤高自比西山潔淡泊甯甘南巷貧夢斷啼鴉窗轉月憐渠猶把影相親

不向窗前著色新老夫無處可安身寒梢已拔千尋劍空

腹堪容數百人染淚浪傳湘水恨結根終伴杜陵貧回頭萬事皆衰歇歲晚相從爾獨親

手種琅玕照眼新老來深寄五湖身連宵畱得枝閒月邀我同爲物外人封殖不貪千戶富依棲可慰一生貧武夫稱謂殊龕俗卻恨樊川語未親

娟娟猶帶露痕新分得江潭未化身歲晚定知堪傲雪生來不肯強隨人心如龐老空諸有節比原思不恨貧月淡風清臥寒谷倡子和女復誰親

婁夫人挽詞

曾將句讀授兒童記得阿侯待我隆肯闢高堂舍孫寶定知賢室贊張忠蘭陔未遂三山養霜樹俄驚一夜風湯沐追封他日事哀榮應在淚痕中

高太傅挽詞

聲利場中意獨消。端如處士翳蓬蒿。渡江一馬神先助，夾日五龍功更高。不願本朝私戚里，長稱文母訓兒曹。十年共說無生話，卻對東風淚滿袍。

贈劉舍人次德裕弟韻

雁塔聯名記昔年，天涯一見破衰顏。人言巧宦何曾巧，我欲閒居未得閒。弱植自憐葭倚樹，雄文纔許管窺斑。明公舊有經綸手，今日甯當縮袖間。

次韻林懋南秋興見寄

秋陽晃朗秋江前，秋山蒼翠飛鳥邊。待扶仙人九節杖，去采玉井千葉蓮。一邱一壑不在我，或用或舍其如天。故人謫官臥空谷，誰與晤語情淒然。

陪郡守趙介然泛舟

邦人夾岸覩龔黃，畫鷁夷猶轉曲塘。風定波平溪練淨，沙

寒石出木奴香。冥搜萬象詩肩聳，流盼千山醉眼長。此興在公真不淺，更乘霜月倚胡牀。

趙守泛舟康侍郎有詩次韻

彈壓湖山有主人，我如鴻雁亦來賓。連雲島嶼參差見過，雨林塘取次新霜橘似誇。千戶富雪梅欲放，一枝春酒醒。月落愁無那，聽徹殘更斷曉闌。

周希父賦梅次韻三首

村舍江南雪意遲，月邊初破兩三枝。輸他一點先傳信，回首千花總後期。春事循環甯有盡，歲華晚晚漫多悲。君詩到眼如圖畫，寫出行人立馬時。

歲華物意兩俱遲，開到前村第幾枝。抱影自憐春有信，衝寒長指雪爲期。音傳隴首人相憶，恨入樓頭角正悲。最是

一年難忘處，小橋流水夕陽時。

歲寒誰復慰棲遲
籬落初橫一二枝
試問春從何處去
又憑梅報有來期
巡簷索笑如相識
倚竹懷新獨自悲
花瘦惱教人共瘦
月明風定酒醒時

次韻康侍郎詠雪

天公昨夜醉如泥
擘碎浮雲散漫飛
謝女饒他歌柳絮
曹人堪笑比麻衣
平鋪寶貝知何限
豫表豐祥不待祈
最是松林難畫處
晚晴猶吐玉霏霏

次韻劉敷言詠梅四首

梅花笑我無佳句
慚媿詩翁亦姓林
細看窗前隕秋葉
誰知雪底得春心
斷橋斜徑光將夕
淡月疎雲趣更深
何處清香惱行客
江頭跋馬試教尋

江空木落出遙岑
何處佳人獨倚林
不負雪期如有信
偶先花事本無心
日低修渚雲容薄
路轉寒塘暝色深
莫怪

山翁數回首暗香十里更相尋

粉痕欲破雪相禁
如妬孤英點暮林
九陌未傳花底信
一枝先寄隴頭心
月橫瘦影池塘淺
風定微香院落深
插向鬢邊猶得在
未須笑我老侵尋

霜清木脫峭寒侵
驚見佳花吐遠林
冷落自憐池上影
孤高誰賞月邊心
簡文剪綵談何易

梁簡文梅詩定須還
剪綵效作兩三枝

杜

老巡簷意最深
寂溪橋斷行跡
吹香獨與我追尋

春日感懷

憶昔青春去不來
深憑百舌喚將回
尊前便覺和風轉
鏡裏生憎白髮催
青破輕寒歸驛柳
香和宿雨落江梅
人生七十從來少
待挽長河作壽杯

挽程夫人詞

金章朱轂爛盈門
春入仙翁笑頰溫
曳杖時時過他客
含

節日日弄諸孫風高浙水驚霜葉月落豎山泣曉猿丹旆
夜揚轉寒日向疑簾下袷衣翻

贈李端明

洗盡烟嵐見海山池塘春草亦怡顏野沈犬警清宵迴蒼
轉業陰白晝閑移鎮又傳三疊鼓告庭行促百官班攀轅
父老休相憶總在鑪錘橐籥間

三樣休矣陳開祖有詩次韻

經營草舍得能難甫及斜川八九間傍砌更移牆後竹鉤
簾獨賸雨餘山月投窗隙如相覓雲過簷端卻復還長憶
少陵規畫遠要令寒士總歡顏

次韻酬劉延仲

僕別劉文五年矣千里之情深寄于詩次韻奉酬
殊愧不工耳

門翳蒿萊誰往還憶君更覺鬢毛斑何時共對吟邊月相

別猶憐雪後山

東陽之別時值大雪僕曾留詩云北
山未忍輕相別更許行人雪後看

清夜

忍聞庭鶴怨餘年應伴海鷗閒有人問我今何似兀兀長
如醉夢間

次韻酬趙寶學

高軒曾過我柴關笑看莓苔滿地斑隱約誰憐許居士風
流得倚謝東山詩鏘金石音尤古筆走龍蛇意自閒後日
陪公那可得飄然身在五雲間

再次前韻酬趙寶學

佳章一見一開顏讀向寒窗到日斑筆陣知公來似雨詩
肩笑我聳如山皂鵬氣欲凌千里老驥身猶絆六閑聞說
漢庭思祭酒詔書相繼促河間
用前韻酬高仲貽見贈

杖藜谷口伴歸雲生理蕭條一葛巾未敢軒眉焚艾製更
期晚節伴霜筠江山約我盟猶在風月於人意自新木落
寒林水清淺小橋共看雪梅春

再次前韻

野性由來愛水雲強將麋鹿著冠巾救時或用魯連子談
古空如司馬筠胡雁驚心雙淚落吳霜點鬢二毛新腐儒
無用終羞死只合歸耕壟上春

樂壽閣

康平仲建閣名曰樂壽取仁智樂山水之意索詩

次韻

看山玩水適吾情此語從來誤後生喚起萬端因好樂靜
觀一理本圓成與人不競春長在對物無心境自清更就
阿誰求樂壽當時分付最分明

贈虞教授別

儒生底用苦知書學到根源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
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家境自孤把手
沙頭莫言別與君元不隔江湖

次韻追和錢穆父內翰勰趙伯堅大卿令鑠游潁湖
呈正字寶學即伯堅子也

潁水如聞得月多黃金萬頃漾微波登臨未送平生日賡
唱空傳故老歌宦意請看頭上雪盃行且覆掌中荷吾鄉
亦有西湖好舴艋相從意若何

次韻吳清叟書懷

誤落樊籠二十年蒼顏白髮意頽然解紛無用空彈鋏搗
分唯堪備執鞭乘雁去來何足數涸魚濡沫自相憐扁舟
東下雖云晚及見梅花破臘前

次韻宋待制晚春書懷

春事何曾解有窮，枝頭尋覓漫匆匆。去來燕認誰家屋，開
落花因一夜風。萬古英雄殘照裏，半生勳業醉魂中。騷人
往往多詩瘦，卻怪老夫顏色紅。

次韻沈叔權書懷

忽思身世愴然驚，漫學屠龍藝未成。尸素空糜太倉粟，辛
勤有愧老農耕。只須鬢上看勳業，休向人前道姓名。歲晚
相從白岩下，一樽芳酒話深情。

再次前韻書懷

兩眼昏花近十年，簡編惟見字斑斑。養生正合師黃石，招
隱甯須待小山。薄宦本無朱組願，高眠得伴白雲閒。清風
卻似憐孤寂，時送禽聲到枕間。

魏府君挽詞

霜露長悲陟岵人，見翁強健卻酸辛。家徒四壁知無恨，掌
有雙珠未是貧。老去米鹽渾不問，病來藥石強相親。歸從
先壟平生志，松下應逢月色新。

次韻和康丈真率之集

行步敬危老病身，勝遊那敢廁荀陳。試思珠履三千客，何
似風零六七月。人雪意遲疑終未決，詩筒來往莫辭頻。曉窗
新得東君訊，已放梅梢一點春。

次韻和康侍郎游仙巖

林巒爭入馬蹄來，宿霧殘雲撥不開。石臥松根橫碧玉，瀑
懸天外轉晴雷。仙家長鎖青春好，老子猶堪竟日陪。收拾
此身知有所，一間茅屋傍山隈。

送梁尚書移守宛陵

堂堂體貌照簪纓，天與君王佐太平。拭目待看蕭相國，舉

杯且屬謝宣城花間未聽歌聲徹笛裏先催別恨生說與
邦人休臥轍過家聞欲趁清明

蕭朝宗旅寓有途窮之歎次韻以廣其意

路入長安處處同斷橋絕港自相通地高何羨三公貴境
樂那知四壁空萬象森羅皆拱北百川曲折定趨東懶從
宦達如曾閔也有芳猷到不窮

表之索詩爲別

踏著禪門步步新布衣蔬食欲終身解顏一笑如深契拭
眼相看尙未真世事盡歸簪上雪我身聊寄甕頭春夜深
坐對柯山月應念滄江獨釣人

次高承宣韻題劉知言郊居

荷鋤歸伴隴頭雲懶傍侯門更整巾卜築君能如沈約題
詩吾亦效王筠約郊居詩題湖光晶晶千山合竹色娟娟

一徑新酒後笑歌應耳熱西園驚破海棠春

諸公遊日一
枝海棠先開

陳升仲挽詞

莫歎交情大署門交情如子復何云友恭便是能爲學樸
訥由來自少文曾解綈袍憐范叔當留寶劍報徐君雪梅
時節尤相憶長話平生到夜分

迎華觀落成蘇侍郎賦詩次韻

亂山爭挾我先登拭眼還驚見未曾不爲遊觀事斤築可
憐撐柱費薪蒸竹依窗牖秋鳴玉月墮樽罍夜飲冰說與
溪船莫吹笛斷腸人在最高層

早春有懷

青春無語到天涯百舌枝頭漫自誇紅破輕寒入桃萼香
和猶雨落梅花風吹杖屨千山晚水照林塘兩鬢華萬事
蕭條兵革裏北飛愁見雁行斜

寄婺州周知錄

不到東陽六七年干戈身世兩依然每思三廬堂中退徑
向雙溪樓上眠空翠霏微侵酒斝林烟杳靄沒漁船有人
問我今何似頭禿昏昏瘴海邊

寄劉知言

年來何止二宜休合把身名付釣舟寒食又衝花下雨晚
塘漸狎棹前鷗推居誰復如公瑾種竹猶憐似子猷子猷
假人

次曾欲甫韻寄賀子忱

狂客當年隱四明至今孫子愛林垞挂冠無愠亦無喜抱
膝自歌還自聽時弄清琴懷賀若何妨後乘載樵青結鄰
能踐前言否春色方深絕境亭

州將設宴諸薦士

時有十
九人

化蜀文翁竟好文坐令風物一番新爭飛方朔三千牘何
止平原十九人棧樸仁觀周室富節芹先傍魯宮春使君
勸駕無多語莫學公孫只為身

盧守攜酒過薛直老草堂次韻

畫戟森森轉水湄草堂顏色帶恩私亂離海上多簪紱槃
礴風前卸馬羈醉帽半敲花近眼賡歌間發墨翻池諸公
明日朝天去且為南陽借杜詩

寄題蔣封州三徑堂堂本在丹陽後避地四明再創
三徑開從蔣兗州至今孫子亦鳳流鈞簾雖對鄞山月聞
笛應悲京口秋往事漫勞書咄咄餘生只合賦休休問君
辦得蓑衣否便好相隨上釣舟

春日郊行

困倚春風半醉醒小橋流水欲相平晚蹊窈窕行桃李野

老逢迎略姓名浦漱遠兼江色俱見鷗迴立夕陽明田家
作苦吾何恨無補公家合退耕

次韻趙表之郊行

看取吳霜點鬢新利名場裏合抽身去從宦路謀多拙歸
伴田夫味最真落木正饒窗外月小梅猶靳臘前春他時
更有郊行句遠寄臞溪獨臥人

餘之別墅
名曰臞溪

次韻梁守登富覽亭

朝來爽氣自橫空躡屐甯須學謝公似此江山何處有合
分風月與人同消磨萬古潮聲裏搖兀千林酒浪中欲和
陽春無好語尊前莫笑囁嚅翁

釋人老矣休問年萬事灰心甯復然有客雅知林下趣憐
獨得酒中天摩空雁影沈波底照眼梅花破臘前雪意
濃君且住行歌同拄杖頭錢

又用前韻二首

雕甍華棟照晴空更憶簷前十八公四望川流何富有一
時歌詠許誰同海吞萬壑蒼烟外地湧雙峯白浪中洞接
仙都春色早桃花認得鶴溪翁

寄題趙丞相獨往亭詩

海內英豪還有誰甯容邱壑著皋夔欲知今日中興業已
定黃岡獨往時謝傅本無朱組願畱侯應念赤松期更須
整頓乾坤了我亦芒屨隨所之

趙彥口挽詞

鐵面聲名滿九州爾來孫子亦風流怡雲自比陶宏景下

澤誰如馬少游醉袖舞低千嶂月釣絲翻動五湖秋可憐
舊日飛觴處波影空搖百尺樓

侯公謹挽詞

富貴功名等弁髦何如聲迹翳蓬蒿倦游正被微官縛辭
祿方知處士高華萼向來榮父行余所居華萼坊以君家諸伯父得名芝蘭
重見秀兒曹寄言護國山頭月莫照山猿夜夜號

林楸南挽詞

新詩寄我五年前讀向寒窗倍黯然自古伊優多得志如
君疎直竟誰憐去凶何愧如行父深詆那知中咸宣咸音減
遊世若爲能遠過試收清淚問蒼天

薛康朝挽詞

意氣平生百不伸一麾晚出守宜春功名到此當言命才
術如公豈後人庭集鵷雛知有種盤堆苜蓿未全貧江寒

木落悲無那詩寄蓬牕墨尙新

九日諸人集於資福閣次高季應韻三首

秋入江山晚更妍登高臨遠意淒然且浮綠蟻眼前樂底
用虛名身後傳舊隱未教幽鶴怨清溪終伴白鷗眠老來
舉措多羞澁強插黃花趁少年

隔竹通暉月自妍樽前寶炬不須然毫飛閣上千林溼句
落雲間萬井傳佳節敢辭通夕醉宿醒還傍小窗眠鬢邊
黃菊應相笑白髮較多似去年

戲馬臺前草自妍英雄何在竟茫然江河猶帶重陽恨父
老空將舊事傳去雁來鴻波浩蕩夕陽流水樹芋眠休休
世味從來惡細嚼霜英慰暮年

和高少保九日

誰將淡墨掃秋山乞與衰翁獨倚欄白髮試思何處去黃

花今有幾人觀老來自覺情懷惡客裏長嗟會面難卷盡
浮雲放明月與公同倒百杯盤

次韻張子猷賦凱旋之什

十萬貔貅擁鼓鞞雲間聽得一聲齊祥開虎帳妖氛落威
疊鯨江怒浪低曉日彩旌沙外轉春風歸馬柳邊嘶幕中
自有燕公筆合把奇功勒建溪

題薛獻可新居次高仲貽韻

高居占得野塘橫竹迳桃蹊取次成宿靄半兼朱戶溼好
山長傍晚窗明風吹酒面春情渺月落詩腸夜味清今日
主人歸定否試聽枝上子規聲

送思深赴泉州錄參

南郭先生臥病餘瘦如騏驥服鹽車厭嘗漆葉青黏散旋
理司空城且書長陌欲登秋色薄一樽相對鬢毛疎晉江

波與溫江接消息頻傳雙鯉魚

五言排律

和梁守錢諸貢士

右文逢聖代首善自神京延及吳中士咸稱洛下英我邦
雖僻陋此學號專精耆舊風流在山川氣象新元侯來作
牧後進賴提衡有美僖公頌誰高蜀守名能書借計吏燕
豆列賓榮萬里雲霄路搏風看去程

張叔靖詠螢次韻

榛莽荒秋雨郊坰接暮陰挾明如自喜穿隙互相尋晝伏
終羞目宵征欲亂參林驚光不定葉脫勢俱沈代燭時臨
卷隨風屢拂琴青熒行燭火的燦漾沙金巧自緣簾幙翻
令念藁砧裴徊憐扇影婉孌傍衣衿窗曙星河落江寒霜
露深危蹤悵何往腐質諒難任

五言絕句

不見胡仲隸題蘇溪僧壁

念別三年久相望一舍間無人寄消息風雨暗前山

七言絕句

宿天台石橋

臥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事多如許千
百年來誰與明

今人議論只從多質土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
途不向石橋過

釣臺

脫身歸去亦何求剛被聲名落釣釣買得扁舟在祠下從
公覓取舊羊裘

宿雁蕩能仁寺

萬壑千岩簇馬蹄羞將塵鬢照清溪晚雲帶雨東風急無
數飛花過竹西

墨梅

一枝炯炯照人寒絕似溪橋立馬看祇恐春風解香怨漏
他消息入毫端

次韻十叔父書懷

咸陽市上欲思歸人到於今笑李斯老去何如我癡叔了
無一事獨支頤

郊行感懷

路轉溪迴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
道牧民如牧羊
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菊水照人寒至今山下無枯草便
是田家九轉丹

竹光野色淨祠堂古木千章儂在傍矯矯先生竟何往癡
兒猶認石爲羊

一夫容易縛淮陰辟穀畱侯念已深去伴赤松聊爾爾後
人真向海山尋

題外兄毛國器壁

尊酒相逢海一涯娟娟妙月照人衣重來時節君須記流
水桃花魚正肥

題廣照院壁

晚溪飛出小橋斜流水縈迂帶落花生怕人來問時事杖
藜聊復過僧家

罷金華畱別雙青

手植雙青十八年牆頭一見一淒然飽嘗霜露休相憶我
欲歸耕瘴海邊

蕭德起諸人約遊西湖小疾不赴

倚杖矍然一病夫羨君聯騎出西湖若逢佳處能相憶寄
與新詩作畫圖

遊智者寺

一逕縈迂上翠微亂紅無數撲人衣忽忽來往成何事不
似山禽自在飛

過荆山寺

叢條曾欲截來轅應訝行人數往還歸老故園猶得在滿
斟杯酒謝荆山

趙殿撰賞紅梅次韻

西湖獨未賦紅梅畱得知音細細開好把新詩補遺逸不
才空與作雲來

秉燭照紅梅再次前韻卽席

玉妃初醉下瑤臺紫霧深深樓不開卻恐錯穿桃杏徑高
燒銀燭照歸來

厭於行役感梅賦詩

歸袖曾攀牆外子征鞍又拂雪中花往來應被江梅笑笑
我經年不在家

次韻和康侍郎雪後小雨二首

殘翼初伴梅梢月小雨仍禁柳底春莫厭酒搖金盞浪更
聽歌繞畫梁塵

白頭羞見尊前燭頰頰深憑囊裏春不分落梅紛似雪更
兼疎雨細如塵

登張知省溪樓

木落霜清橘柚香榜歌迢遞起滄浪來鴻去鷺紛無數怕
上西樓望夕陽

雁橫霜渚水痕收簷外微雲去復留多謝西風解人意盡
驅爽氣入溪樓

登望湖樓

兵塵漠漠暗中州無力持顛漫自憂花鳥相逢非昔日不
堪重上望湖樓

次韻苗彥先題薛獻可新居四首

仙隱深深竹徑中杖藜還許我相從若能惜取清陰在斤
斧須令赦籜龍

方塘環植綠楊新朱戶重重欲閉春若許茆茨傍清泚敢
教鵝鴨惱比鄰

西山拏得落簷前飛翠侵簾夕更妍心遠地偏如靖節江
湖處處是斜川

軒檻青紅壓水濱小橋斜出樹橫陳功名豫計殊非計且

與龜魚作主人

袁居士來自桐廬索詩贈二絕句

霜髯垂臆杖過眉得得桐廬江上來力之反對我休談釣臺
好姓名方挂北山移

木落空山霜露寒卻驅羸馬傍長安君看仕路風波惡孰
與嚴陵七里灘

過東陽諸人餞別獨劉叔明不至

松竹森森灝氣生一簾踈雨故人情扁舟還載離愁去不
見西城劉叔明

游大龍湫宿壽昌竹軒

晚驅羸馬下層邱路轉寒塘憶舊遊半夜雨聲碎庭竹更
疑飛沫濺龍湫

題護國院竹光軒

茶罷移床就竹眠冷然風起和流泉山禽未絕東歸客時
送清音到枕邊

罷官金華手植秋香而去通判賦詩勉強次韻

孤根憶向雪中移蚤被春風次第知奪汝岩栖近城郭多
應相怨不相思

重九前一日宿靈岩

馬上衰頽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花如相問終羞澁底
甚重陽不在家

送張侍郎歸省

時時去弄老萊衣也似何蕃歲一歸相送江頭無一語寸
心遙與白雲飛

失題

平生邱壑自相於幽意悠然入畫圖好向溪邊石磯上羊

裘披我作狂奴

題康侍郎所居二首

閒居正怕門庭雜學道仍嫌岐路多
仲蔚當時開一逕問渠初意果如何

一逕堂

莫道水清偏得月須知水濁亦全天
請看風定波平後一顆靈珠依舊圓

止鑑堂

富季申賦梅次韻四首

容易煩公問訊梅昨宵還有幾花開
窗寒月落知相憶細細吹香過竹來

雪意商量欲放梅破寒先遣一條開
去年花下人何在策我蹇驢歸去來

誰將消息報江梅一點先從雪裏開
怪見逢迎有深意我家會與寫真來

未知何處是真梅雪擁溪橋撥不開
莫訝行人數回首西風十里送香來

訪梅值雪不覺慈昇老

林巒出沒晚雲低旋放寒梅照淺溪
雪意殷勤解畱客不教歸馬識東西

和康侍郎喜雪二首

六出隨軒逞厥祥天人應感得能忙
使君未到然香處先有心香叩上蒼

不掃林間一逕開夜深畱伴月皚皚
問誰踏我瓊瑤碎新有詩筒破曉來

宿中竺碧梧軒

夢破初驚枕簟秋懶思身世獨搔頭
山禽強欲知人事葉底移時語未休

宿錢塘江詩

大江推月上層霄夜色分明此最饒鄉國未成千里夢海門又捲五更潮

竹軒雜著卷二終

竹軒雜著卷三

宋 林季仲 撰

疏

謝雨疏

比愆膏澤嘗控微誠倏興觸石之雲旋致隨車之雨爰銷旱魃於方虐□起嘉穰於將萎農知有秋吏遂塞責何以酬於厚施顧不在於多儀惟既乃心其斯為報表

知婺州謝上表

起於罪籍付以名城祗服恩華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孤愚自信樸直無他但求分義之安不計宦游之拙誤蒙識拔頻玷使令旋蹈禍機橫遭口語方杜門而省咎遽分竹以承流矧維是邦素號無事昔陪掾屬備悉土風道不遠

於之官情獲伸於將母誰云庸廢更被寵私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天覆推仁日新圖治以臣嘗爲縣道粗究民情謂
臣數對便朝具知德意遂承人乏不以望輕臣敢不深體
淵衷仰遵明訓恪勤奉法妄希循吏之良平易近民痛戒
庸人之擾臣無任

劄子

論軍劄子

竊以天下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爲可
畏天變見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繼此四支
之病也爵賞及於無功府藏困於冗食賦斂仍數人民怨
咨此心腹之病也邇者國運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
征沙漠兩河之地淪於異域生靈瘡痛迄今未瘳斯病也
亦云劇矣然而陛下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

懷二心以他適者繇祖宗以來除煩解燒輕徭薄賦涵養
垂二百年深仁厚澤有以結其心爾臣以是知天下之病
在四支不在心腹也然國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命取之過
多予者亦怨官曰和買買者初不和也民曰樂輸輸者初
不樂也錙銖之求不能給億萬之費涓滴之積不能實尾
閭之泄日削月朘寢以大窮禍有不可知者或曰兵貴精
不貴多太祖削平僭僞不過十萬所得蜀兵擇其精者止
畱一百二十人餘悉遣之則嶺南諸國之兵所畱者可知
矣今列戍相望冗食尙眾盍亦擇勇銳而汰老弱給以閒
田使耕鑿於其中可乎或又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
彬平江南太祖不與使相但賜錢數十萬其他隨以平難
者皆厚賞之終惜名器不肯輕予今邊陲有警全軍轉官
有功者悔無功者怠非所以示懲勸也盍亦告戒諸帥覆

實奏功斬獲顯著方許第賞至於給厯乃朝廷之異恩宜
畱以待立奇於淮北者其餘碌碌從軍止以金帛犒之可
乎不然軍費日滋民力愈屈今年月支一百萬明年月支
二百萬又明年月支三百萬地未恢復即前日之地也民
未蕃庶即前日之民也坐以自困事窮變生臣恐天下之
病不在四支而在心腹矣惟陛下蚤圖之幸甚取進止
狀

乞遴選諸將賓佐狀

臣嘗讀韓愈文見其論述孔戡之賢竊有感於心者試爲
陛下言其始末戡爲昭義節度盧從史幕官從史爲不法
戡必爭之從史羞愧立爲更改者前後數十事平居與從
史說古今君臣父子之道順則受福逆則危辱誅死且曰
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嘗聳聽喘汗唯唯從之戡後有

所不合棄之而去從史專恣遂至於敗夫以幕官之賢否
繫將帥之成敗則選用賓佐可不慎哉今三四大帥統重
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
佐皆如戡賢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
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
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臣愚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
之士往助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
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
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室下可以保全功臣
非小補也惟陛下畱神幸甚取進止

乞戒敕諸將狀

臣聞合則強離則弱天下之勢皆然昔吐谷渾阿豺有子
十九人一日命各奉一箭來命母弟幕科延曰汝取一箭

折之幕利延折之又令取十九箭折之幕利延不能折阿
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
可固夫阿豺之言固不足法用之以聯軍旅似有可采者
竊見國家帶甲之士屯戍江淮無慮數十萬頃歲戎馬憑
陵士卒駭散乃使羣醜得以肆其搏噬顧芻粟非不多也
兵革非不堅利也城池非不高且深也委而去之莫有固
吾圍者誠以此數大帥各自爲謀勝則爭功敗不相救其
勢離而弱爾一言陛下爰整六飛親征江上指麾諸帥如
臂使指將士賈勇以爭前驕敵望風而引卻則軍聲之壯
怯國勢之強弱民情之安危今日自可見矣臣愚欲望陛
下因茲巡幸之際戒敕諸帥戮力一心以固社稷凡應援
可及坐視不救者軍有常法必罰無赦庶幾勢合力并如
十九箭之難折而士氣益張國威愈振恢復之期可指日

以俟矣取進止

乞進退大臣以禮狀

臣聞風俗治亂之所係也士大夫風俗之所自出也禍亂
未平不足憂風俗未革深可畏比年以來大臣去位凡其
所行之事所引之人率皆廢而逐之輩出輩入相傾相擠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於今未決也遂使陛下願治
之心憤憤然無所底定而在位之臣亦或畏首畏尾不敢
展四體以從事蓋懼後患之必至也嗚呼士大夫如此亦
已甚矣今日何日而忍爲是哉臣願陛下體貌大臣進退
以禮唯當疇咨於未用之前誠得其人則委以庶政責以
成功使夫讒間之口不得以入焉必不得已而罷黜之姑
示涵容勿露彈章於天下如漢故事策免三公但以陰陽
失度盜賊未弭爲言雖不斥言其罪人亦自知之矣孰與

淫言醜語狼籍白簡內見侮於中國外取笑於邊庭使之
輕其臣以及其君乎至於所行之事不必概廢問其當否
可也所引之人不必概逐問其賢否可也如此則皇極建
私黨銷而風俗可革矣取進止

論守令狀

監司互見

臣聞事有切於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
爲常者監司守令是也監司外臺之耳目郡守一方之師
帥委任之意顧不重哉今之補外者率懷不滿以從事視
官府如傳舍然席未暇煖則請官辭去矣况一人之闕伺
者三四在職者知更徙之不常待次者幸交代之速去苟
且如此欲其究心於民事可乎至於縣令位輕責重尤爲
卑陬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
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監門亦得而玩侮

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癯而暗懦殘虐而貪
暴者乃始屑而爲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積諸路
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
陛下憂憫黎元思得良吏以共理天下比降明詔銓量監
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
不輕畀之其於縣令尤所遴選且令館職以上各舉所知
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篇章之上今旣數月孰當
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實歟抑將有以處之
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可易知言固不可盡信蓋亦參酌
眾言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爲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
人某人可爲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須歲月以觀能否治
狀尤著者受進賢之賞廉聲不聞者被繆舉之罰周官曰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

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親故之私迫權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爲虛文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中枉法受賕流配海外若使舉者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恥之期在必行不許首免人亦孰肯輕於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况今歲亢旱所及者廣穀未登場民已告飢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材力縣薄不敢爲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効倘能宣布德意少裨聖治他日備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爲縣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爲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爲重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蓋非以郎官出宰爲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取進止

乞察羣臣奏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話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敘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亂於酒德哉舜聖人也成王亦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訪問羣臣疊疊不倦凡此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尙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

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萊
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
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
具者尙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
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惜心嗚呼陛下負羣臣乎羣
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
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天下幸甚取
進止

論用人狀

臣聞人各有能有不能授之以其所能則職修而事舉強
之以其所不能則職廢而事隳猶耳目之官各有所司使
耳司視而目司聽其誰以爲可哉唐虞之時禹平水土稷
播百穀契作司徒皋陶作士久於其職咸成厥功未聞前

日共工而今日作虞今日納言而明日典樂禮也今中外
之臣不知皆賢於九官乎抑才智與之等也賢於九官臣
固不得而知矣若才智與之等亦隨其能而器使之可也
况復有不及者乎古今人材不相遠必曰身兼數器無施
不可者今多有之非誣則欺也自臣觀之不過厯職任養
資考以爲仕進之階而已階以仕進爲臣子計則得矣國
家何望焉都城失守敵人得軍器監丞者使之繕兵器辭
以不能詰之曰爾不能而居此官何也答曰朝廷用人以
此爲假塗而已敵人笑而遣之噫名存實廢弊亂隨之卒
爲敵人所笑良可痛哉臣愚欲望陛下爲官擇人毋爲人
擇官其人能此事也則令居此官其官振此職也則令久
此任蓋位天位也職天職也上之人量能而授之不爲恩
惠之私下之人度才而受之不起覬覦之望內而朝廷外

而郡縣各揚厥職不懷苟且以從事然後天下之務無不舉矣漢宣帝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獨爲中興之主者亦曰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政事文學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已惟陛下圖之取進止

論役法狀

臣聞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體之癢病心必知之民之疾苦君必知之陛下宵衣旰食勤恤民隱凡茲疾苦宜無不知者矣而臣閑居日久出入田里知之尤詳試爲陛下言之夫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於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

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煩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痛哭而已哉臣伏覩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而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叅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伏望陛下特睿斷施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薦對狀

臣聞臣之事君非以爲身君之用人凡以爲民陛下搜羅俊彥遠逮巖穴賜對便殿問天下疾苦至於日昃不遑暇食憂勤如此蓋爲民也豈固糜以好爵徒寵其身而已哉然比年以來召對之人例皆遷轉而去其薦之者與夫被薦者亦幾幸如是足矣雖除授差遣在數年之後所不較也獨不知其人才邪不才邪其人果才朝至而夕用之猶以爲晚其人果不才報罷可也若憐其遠赴概以容之賢愚能否混爲一區則僥倖啟心請謁成俗徒使紛紛之論以薦對爲仕途捷徑爾比挂於白簡追寢前命其傷朝廷事體不已多乎况人君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執政執政不能盡知天下之才必以問士大夫士大夫爲國薦士要無愧於心可也若假公舉而伸私情人以爲賢則

恩於己議所不容則歸過於朝廷恐非所以仰稱陛下側席求賢之意孰若坐所薦之人載所薦之辭得人有賞繆舉有罰曉然使天下知之而不受其蒙蔽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誠知其才無論擢用之速誠知其不才何恤報罷之嫌乃若才否未分難於德度姑試以職事遲以歲月它日褒陞未晚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錫以車服固在試功之後也記曰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予以爵祿固在任事之後也奚必一見之頃一語之間遂欲盡知天下之士乎然巧令鮮仁木訥近仁鯁直忤意者不肯徼譽以沽名選輒偷情者未必恤民而憂國願因聽納之際更加察焉凡茲臣庶諒皆不逃淵鑒而臣猶區區言之亦云贅矣惟陛下赦其狂瞽幸甚取進止

策問

科舉

問科舉之設尚矣自昔懷材抱藝之士由此塗出卓然爲名臣者代不乏人然嚴程式謹聲律糊名易字以授有司第取紙上語惘不知爲何人涉於親故則移試他所自唐以來又謂之別頭嗚呼別嫌防微其法亦密矣假有人魯操觚和墨角藝於寸晷之下乎吾知其不能也假有人樂耕釣隱版築爵祿之心銷於夢卜之初不屑屑然以聘幣爲也其能擔簦負笈不遠千里而來乎吾知其不能也夫求賢佐理固欲得若人而用之莫我肯來亦病矣嚮者國家嘗念遺逸之士幽棲遐蹈遂往山林而不反與夫孝友信義之人浮沈閭里嬾從宦達亦既下詔羅而致之矣榮

利啟心請託成俗往往貪競之流多與計偕還而思之又
不若科舉之爲公也議者欲令縣令察廉薦於刺史刺史
考驗升於禮部庶幾三代德行之舉或曰衣冠南渡僑寓
者多宜廣學校以收遺材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
庠序推焉或曰科舉行之已久士子循習難於連變紛紛
之說將誰從而可乎此事也當與諸君議之

守禦

問吳恃蜀以爲固蜀依秦以爲彊輔車之勢也國家承平
日久武備不修慨彼秦關淪於異域虎狼之心難以信結
肆其貪虐復擾坤維今日之慮莫先於是矣試思彼之闕
關詭計安出我之經理要術奚先將乘銳以深入邪則僥
倖一戰事危而變生將保險以固守邪則轉輸千里師老
而財費將分兵以屯田邪驕惰之久操耰者必怨將募民

以助耕郭死亡之餘復業者全寡况湖湘之盜逾年未禽
尚假遊魂出沒叢薄將緩是誅邪或謂虛內事外腹心之
患不可畱將靖是難邪或謂舍大圖細事幾之會不可失
然則攻取之方守禦之策若緩若急孰後孰先必有能明
是者幸悉言之天子方遣元帥圖以恢復斯有取焉爾

道學

問道不因有經而存亦不因無經而亡其出於人心者常
在也仲尼默識何假語言顏氏心齋不立文字學者仰之
以爲宗師至於曾子易簣不亂於死生季路結纓不屈於
威武咸用此學見於所行厥後揚雄韓愈最爲尊吾道者
雄之言曰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其意欲遠害也然美新之
書亦得已而不已矣愈以市道望於權貴屑屑然從求芻
米僕賃之資識者恨之由前之學如彼由後之學如此其

故何哉然則回稱好學所好者何學軻死不得其傳所傳
者何事聞一知十與夫隸事之學同乎否也博學於文與
夫纘言之文同乎否也諸君朝夕所論將不在於斯乎願
與聞之

竹軒雜著卷二終

竹軒雜著卷四

啟

賀程守進職啟

宋 林季仲 撰

竊審祗膺明綍榮陟華資凡屬撫臨舉深林蹈伏惟慶慰
恭以判府顯學遠猷稽古偉望冠時聲名逾四十年惠愛
及七八郡惟茲孤嶼再枉雙旌轉愁歎以爲歡謠化煨塵
而成大壯輿情交悅治迹彌彰果有功而見知何浮言之
胥動投閑里社久依桃李之餘陰輔政廟堂莫忘鑪錘之
舊物永言感幸罔罄敷宣

謝復職啟

試仙都之守初玷使令復延閣之名更霑恩霈需冒寵榮之
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與妄意淵

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臆短檠兄弟自爲師友斷編蠹
簡朝夕竊對聖賢蘄志業之內修遑聲華之外慕偶塵末
地遂踵常途實不副於師言名輒玷於吏議咎由己致怨
欲誰歸希爵賞而媚師臣節廉安在託火災而遷原廟夷
戮何傷軫宥罪之深仁從鐫職之薄罰人亡人得甘同楚
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幸何多此
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爲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
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郡待人以恕一洗過於丹
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祇佩良規不謹
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刻骨以銘肌

賀閭叩侍郎啟

伏審疏榮中辰作鎮便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慰恭惟知府
侍郎襟情夷遠風度粹清政事以古人爲師文章唯陳言

是去寢隆朝論親結主知爰自宰司擢貳銓部久聯華於
法從暫問俗於侯邦除目初騰輿情胥悅益舊令尹之政
嘗冠於東南而賢太守之聲遂孚於遐邇矧茲慎水實接
仙都原隰相望聞晨昏之雞犬池塘屢到識疇昔之龜魚
春序正融次舍非遠願疾驅於棨戟慰遠出之兒童某賢
館舊游姻家末屬方投閒於梓里將託庇於棠陰感幸攸
深敷言罔旣

賀樓樞密冬啟

一陽襲筦初迎長至之祥五物書雲預識中興之象恭惟
樞密端明股肱邦體柱石政基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
忠嘉之益暫歸錦里載弄綵衣以百年垂白之翁有兩地
鼎貴之子適逢穀旦親上壽觴父老歎所未嘗名教樂至
於此某涖官有守趨賀無從共期隔坐之榮永叶充闕之

慶惟深歡抃徒切悃誠

賀韓樞密啟

伏審疏榮中展作鎮近藩凡在撫臨舉深慶抃恭惟判府樞密政基柱石邦體股肱謀謨極治亂之原啟沃罄忠嘉之益遂繇獨坐參贊洪樞望實洽乎中區名譽馳乎異域冒秦庭而致聘風義凜然仗漢節以還朝功名卓爾懋惟賢業宜表國鈞尚資共理之良暫倚承流之寄江山爲之增價道路豫以騰謠炎序方隆次舍匪遠幸隼旟之速戒慰竹馬之爭迎某跂德彌年承顏伊邇將託棠陰之庇獲修梓里之恭欣頌攸深敷陳罔既

書

與趙參政書

某惶恐再拜僕射相公近曹通判行嘗貢起居問度未到

會稽召命已下不知得呈晚否茲覩詔書登庸舊德方秋高馬肥之時踵將叛卒離之後任大責重未敢爲執事賀但告廷之初遠邇胥慶咸謂自此有息肩高枕之期是亦可以卜人心也舊店重開尤須慎始勉爲恢廓毋效狹劣前人所引不必盡逐問其賢否可也前事所行不必概廢問其當否可也多用樸茂之士則虛名亡實者不得逞在相公他日亦免反覆傾陷之禍不侵吏部之闕則依流平進者有所歸在相公每日亦免請謁應接之煩嘗以職事抵牾朝廷而其心本無他者終棄之斯無以慰人之望雖以才能取知相公而眾議或不然者亟用之斯有以致人之議衛士單寡宜防肘腋之虞諸帥子弟迭令入侍可乎戍兵遁亡宜謹藩籬之守諸卒老少漸令南徙可乎都督卽呂元直御營使也御營司旣罷督府罷之可乎機速房

卽王將明經撫房也樞密院兼領機速房併之可乎其
軍馬事宜不敢遙度願相公精思詳考以救一時之急
然相公平生學問何止爲救時之相而已大抵議論不
患異而患同君子不能無少異小人專務於苟同苟
同者他日必異少異者他日必同此事相公不可不置
思也禍亂未平日月易失速求俊彥列於庶位繼繼承
承以爲可久之道雖相公功成名遂奉身而退猶在
廟堂之上若欲求同適成孤立轉首之頃盡廢前功
是在相公一身不足多較獨不念宗社阡危生靈塗
炭乎所懷無窮不敢盡吐氣序漸冷乞爲海內加厚
不宣

又

某惶恐上覆僕射相公鈞座比傳通判人行嘗具稟
目諒已免下執事之聽冬序晴寒恭惟鈞候起居萬
福某迂愚

亡以比數於人收迹田里事耕鑿以寄餘齡志願畢
矣相公過聽引而署諸朝鹿鹿三年茂有報稱亦累
門下一人之數也今相公再秉鈞軸革其舊而新是
圖宜博求雋彥聳動觀聽如僕已試何所用之前所
謂見知於相公而眾論或不然者卽其人也乃辱首
舉人言謂何願僕與相公初昧平生概之於心若無
甚嫌者但以相公開府之初先眾人而至輩出輩入
幾似朋比此等形迹要不可不避也然區區臆說略
見前書如察其愚而聽其言雖在江湖猶親舄履不
然日倚門牆何啻胡越之隔也况復母老多病艱
於遠官得待泉南之闕似於私養差便耳輒具劄子
少敘區區仍別有狀控告朝廷儻蒙垂憐特賜敷奏
幸甚新陽聿臨無繇展拜仰幾密贊聖明均福四海
不勝叩叩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前月發卒回蒙報教之辱仰佩謙倦不勝下情春晚瞋瞷鈞體近復何如聞齒痛足腫莫不至甚惱否相公屏嗜欲甘淡漠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縱有小小不平當不藥自愈矣頃在東陽會一二過客言相公橫被口語頗不堪之豈其然乎魯國之聖叔孫毀之鄒國之賢臧倉沮之惟應平心以處橫逆甯復尚口以辯是非伯夷似隘也不念舊惡何寬如之顏子若怯也犯而不校何勇如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慝之所以修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之所以遠也佛氏以忍辱爲最健又以能行忍者爲有力大人至爲歌利王所害亦不嗔恨可謂能處是事矣而其設心則曰今子罵我我亦不納子自持歸禍子身矣與其歸禍於其人孰若銷恨於其身况人之禍未必應驗而已之禍先自焚燒此佛之設心所以不如吾

聖人之裕也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者多曰刻覈太至則不肖之心應之殊不知憤疾已甚方寸先亂亂不在人在乎心也一氣之結水卽成冰一氣之融冰卽爲水非意相干能以理遣向之結者今則融矣芥蒂胸次良自苦耳相公平生之學正在於是過客云云將非以狹劣之見妄自窺測乎僕麋鹿之姿不偶於世自合歸田以畢此生顧以八十之親鍾愛亡弟至今回護不敢實告告則事有叵測者勢須僑寓他邦苟延歲月今杜門暨陽無所用心時以聖賢垂世之訓反覆詠思雖汪洋溥博沒處下手反而求之不過身分上事所懼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之好惡無節吝驕忿欲日環其疆吾乃以一壘之微遮百萬方來之眾食少力屈勢孤援寡安知不意怯膽弱屈膝以降之耶豫借一言以爲堅守之計至叩至叩弟嘗爲

慈溪令風俗淳樸與他處不同鈞眷寄居良爲得所當自
交安訊也未有瞻近之日鄉熱倍祈爲海宇保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冬寒恭惟神物護持鈞候
起居萬福前日文旆經從敝里不獲一望光儀迨今歉恨
未知沿路勞頓疴疾不至再作否凡幾日達潮陽居處飲
食種種如何遠投荒裔禍亦極矣而數月間連有哭子之
戚雖他人聞之莫不慘怛况慈愛所鍾詎易堪耶頃劉參
政喪子悲悼憂悴若不能生者僕嘗以東門吳之言寬之
吳之言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
同吾何憂焉參政答書曰既有子矣安得爲無竟不釋鬱
鬱成疾而至於死顧孽婢亂家無一日有好懷又抱無窮
之恨以卽幽壤人生如此亦何聊哉相公宜以劉參政之

事爲戒而以東門吳之言自寬寬則其心和平而氣血亦
將安佚恬愉素問所謂精神內守病安從來雖有小小瘡
癩亦當不見侵矣鳳將三雛鷹奪其二天性所在誠有不
易處者然晉望學士尙在侍側而諸孫詵詵環繞膝下不
猶愈於無子且無孫者乎向止一兒必不思二今有諸孫
何異多男願相公宛轉寬譬毋多戚也中年以後齒髮向
衰養之未遽有益耗之甯不倍傷且恨將誰訴咎將誰歸
苦將誰集病將誰受前日富貴天所以厚我也今日悲惱
天所以成我也人之於天猶子之於親東西南北惟命之
從從之是受命也逆之是方命也隨在而安無所怨尤此
古之人所以能素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某行年五十三
矣無子非無也屢失之也省憶失子之時曾有一絕句云
蒼鵲哺雛時自喜壘牛舐犢互相噓老妻覩我無他語歡

笑何年得似渠已而收淚自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譬諸
草木枝葉旁出其本一也遂子從弟之子無他念矣正月
間偶得一兒今纔匍匐未能行也顧我得子之初仍在相
公得孫之後孫亦子也復何憾哉區區祈懇政在於此至
於仕路升沈人情遷改古今所同不足多怪仰空作字未
遣諸懷謝客署門益見其褊詎敢以此妄自窺測大君子
之度哉某近自永嘉復來暨陽亡弟之訃至今未告老母
委曲回護尚可苟延歲月但以縣尉弟將替不免問舍括
蒼或天台也如聞釣眷遷居閩中相去稍邇時時可以交
訊矣無由侍見慚負何言新陽甫臨丐爲天下自壽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初暑在序恭惟明神祐護鈞候
動止萬福某違離左右歲行兩周春首辱賜書雖少慰寅

夕惓惓之懷而回卒能言相公微瘦之狀反以爲念邇來
飲食起居復何如聞潮陽外邑多有瘴而城中獨無審爾
亦幸事也鈞眷在福唐安訊當自不絕事往矣勿苦追憶
何如以數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言之真不堪忍顧
人之氣血有限而恩愛無窮追無窮之恩愛而耗有限之
氣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相公嘖笑關天下之慘舒安否
係天下之休戚毋以眾惱萃於一身當養一身以及萬物
區區此懇實與天下共之也至叩至叩劉參政溘然之後
其家極狼狽近報范內翰休官休官知其素所欲也而云
疾勢危篤似可疑耳二人修短數已默定好議論人者乃
謂憂憤所致何料人之淺耶是身如寄官爵乃其外府又
所寄之寄也貴而王公適來爾賤而匹夫適去爾適來於
我何加適去於我何損頃見馬世甫誦相公慨念少年橫

槩風流醉膽海涵天闊之句回顧區宇之間爭雞蟲得失者一何隘也相公試思在聞喜爲舉子時曾萌意他日爲宰相否直以富貴相逼姑順受之而已前日隱約既不逆意於將來今日遷謫豈可畱情於既往蓋知相公素達此理而又申言之亦云贅矣某近自暨陽侍老親歸永嘉私計曲折不敢入城姑寓外邑之瑞安凡百掬爾敢厘遠念之及相望數千里無由侍見永言慨慕實勞此情或需藥物力亦可辦乞勿委他人也時暑寢隆爲海內增護

又

某拜少傅相公丈鈞座四月三日嘗以咫尺之書附龍翔一僧行屬其必達當不至浮沈也微暑在序數日來益以相公爲念區區此心餐寐以之所未知居處不卑溼否飲食得如舊不減少否人言外邑有瘴而城中獨無又不知

審如是否中作所遣人回具說風土之惡仍窺見相公微瘦令人不懌者累日以極西人處極南地不一二月間連有哭子之感自他人觀之誠不易堪所賴相公器度恢廓平時不以得喪累心今日遷謫蚤是減得強半憂惱獨天性之愛未能遽舍情之所鍾固在我輩然追慟沈痛豈有盡期死者不可回生者徒有損中年之人氣血幾何戚戚嗟嗟疾疢將作使死者有知亦不安於九泉之下也况瘴癘之地毒霧熏蒸心平無事可禦外患譬如垣牆之固宮室之密雖有暴風凌雨當不見侵矣覆水不可收破甑何足顧以智慧刀裂煩惱網四海皆吾家也不獨家其家百姓皆吾子也不獨子其子此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之道也遷謫人所有也未必有哭子之感哭子人所有也未必在遷謫之日如此等語勿存諸懷人不遷謫吾獨遷謫耶人

不哭子吾獨哭子耶禍福糾纏如晝有夜如寒有暑自古及今誰能免者不幸二事萃於一時相公所以不能處耳范內翰每有挂冠之意近見邸狀報其休官私謂雅志遂矣今乃不然亦可憐也某寓居瑞安聊苟延歲月餘無足云有親在堂不能觸氛霧從知己於貶斥之所聞表聖之風但有慚負願相公少抑悲傷強飯自愛匪惟小子私禱實與天下共之不宜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中夏趙監押赴官會附稟目竟得呈浼否龍翔僧回卻領前此所賜教具審涉春以來起居狀慰愜萬萬所未知邇日鈞候何如聞諸道路似以目疾爲梗莫亦療治有損不至增乎治目藥方最多經驗無如磁石與地黃圓必自有之漫錄別紙上呈昔范甯嘗患

目疾求方於張湛湛曰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胷中然後納諸方寸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雖戲劇之言亦自有理相公謫官喪子併在一時恐於思慮未必能減宜於此一味更加分兩可也至叩至叩福唐安訊必絡繹不絕今二卒行戒令去取書矣兩房孀稚晉望學士獨當之諒亦費力孫亦子也孫在猶子之在毋苦悲惱以傷天和况中年之人邈處瘴煙之地尤所不宜也頃有喪子者戚甚一僧以方外之語寬譬之竟弗解僧曰休休相次日月自勸得居士人問其故曰據如今日豈復能生只恐日久月長悲念自衰耳二令似不幸茲已逾年頗復能自遣否功名富貴總是禍本今日遷謫祇緣前日做他宰相得失寵辱二事嘗所

對著必欲有得而無失有寵而無辱自古及今沒是事也
區區之見與他人異只願相公安樂不願相公再入試思
再入煩惱越多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涉危
途惕然而日戒孰若履安地泰然而無虞則事之大小輕
重不待較而明矣某以亡弟之訃至今未敢以告老母姑
寓居瑞安爲回護計括蒼之闕止數月間終不如里居爲
便近已請祠廟矣凡百粗過勿致相公之念潮陽雖遠只
在地上不能披氛觸霧以省左右有愧古人深以爲咎二
卒到日告相公一出而見之欲知近來願養如何歸以告
我庶代千里之奠面也歲莫矣乞爲天下保重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席卽日大暑恭惟厚德所嚮有物
護之鈞候起居萬福某聞諸道路未知信否似云相公目
疾邇來較前頗甚欲辦一奴專問消息竟未果去冬今春
曾兩拜書一附呂泉州一附龍翔僧亦既數月寂無音耗
惟是朝夕切門牆之念此卒回乞戒記史批數字與之但
知安樂慰我數千里之思足矣餘皆不足言也福唐安訊
請自本地方茲庚伏更乞爲天下愛重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文鈞座春首蒙報教之勤新慰千萬夏
末曾以尺牘附瑞安一僧行當卽關達聽望遷辰初寒恭
惟明神翊相鈞候起居萬福某云違架範四見黃落雖節
物屢改而慕德之心初未與之俱也相公謫官之日寢久
矣喪子之感亦少衰矣凡百自處頗復勝前日否天下之
事執則有釋則無有無不在乎事而在乎心儻能空其有
而不實其無是乃顏子所以爲屢空也小人有母年逾八

十不能觸氛霧相從於南海之濱書疏云云漫成虛語誰
顏之厚寄以我羞某七月間得痰眩疾幾至不救傳者皆
以爲已死矣恐或詒執事憂因舍弟某莆田教官道路經
由令求見晉望學士託以此轉達於左右庶幾知不肖之
尙存也病餘目眩艱於作字區區願言末既百一非久續
自有書申候記史顧蒲柳之質日就衰槁未知他日得復
見相公否言至此不覺隕兒女之涕氣令益凜乞爲海內
黔黎倍百崇護不宣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座即日霜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
某不侍相公四閱冬序區區念德之心未隨日月移也六
月間瑞安一僧行曾奉記十月初某弟赴官莆田道出福
唐令求見晉望學士因以尺牘附安訊轉達未知一一得

關聽否相公之處遷謫必自有道獨是連喪愛子實有難
堪忍者今歲月寢久而哀感之情亦須少衰不復云云頻
玷清眊所願相公強飯省飲酒處瘴煙地免至生疾足矣
餘皆不足言也某秋間忽得痰眩之疾今雖平而說者以
謂不宜再來來則當去來也著衫去也脫袴此理之常亡
足懼者但以老親新歲八十有二同巢三穀已斃其一今
不孝之子復以疾憂之罪莫大焉末期他日復見相公興
言及此重以惘惘往歲之卒偶病足艱於遠行值有便舟
往泉南就令往問消息乞批一二字見報庶幾少慰寅夕
之思新陽聿臨敢祝爲海宇蒼生增必饗寢

又

某拜覆少傅相公丈鈞席即日冬寒恭惟神明呵衛鈞候
動止萬福某不望光儀五見歲律之盡歲律則盡矣而戀

慕之誠那有既耶春首人回仰蒙報教之辱披味累日如承警欬於長者之側初不知此身隔於數千里之外也私居乏人假於州縣復多疑礙數月以來欲辦一夫往問起居不可得不知相公邇來何如目疾亦既平愈未耶澹聲利者然後能處隱約輕權勢者然後能甘窮頽相公平時於功名富貴眎之如土芥然今日謫居海嶠須大得力獨以天性之愛有不可割於心者諒日月寢遠而哀痛之情亦少衰矣比閱潮陽圖經有黃岡鎮因思相公寓居三衢作亭於黃岡號曰獨往今日思之相公獨往黃岡不以一人自隨豈其識先見於此耶識古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萬一有之是亦天而已矣天可不順乎順天者存非天存之也夷愉恬淡不失其平實自存爾逆天者亡非天亡之也憂愁窮感重傷其和實自亡爾某至愚不肖一無可以逾人者獨守是說奉以周旋庶幾安貧守分不至貪冒名位自顛躓以詒知己之羞更惟相公有以振其不迨幸甚本辦少土物遣家奴附漳泉客舟行偶聞海上有多槩船往來爲寇坐是逡巡而不敢前先以尺牘附龍翔僧上記以稟知區區之意候海寇稍息專遣人往矣福唐安訊當自不絕歲晏寒苦願爲天下蒼生深自寬重

通

則雜著卷四終

竹軒雜著卷五

書

答楊解元書

宋 林季仲 撰

某啟久不交訊辱問悚感所喜暑雨講授休勝會下幾人
 唯當靜以俟之毋以人少而生慢心無眾寡無小大無敢
 慢非止為政而言也凡事皆然來諭以我會教人以作會
 之意不敢弭忘僕何者敢言教人抑有動吾衷者願畢其
 說可乎諸生耳目在先生一身猶士卒耳目在將帥一身
 將帥失律士卒未有不亂者先生失律諸生未有不亂者
 不可以為細事而忽之也叔諫之才之美決非久為村教
 書者然親老家貧所恃以奉甘旨者計策別無所出唯宜
 盡職於此而已盡職於此便是盡子職也人之言曰大丈夫

夫懷奇抱器平步青雲誰能鬱鬱從事於朱墨句讀之間
不過爲貧之故暫見幾錢用耳是則然矣第恐處心如此
非所以受人之託也魯僖公思無邪然後思馬斯徂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然後飯牛而牛肥受人子弟之託獨不
重於牛馬乎且教人子弟其道甚尊初非可耻之事也昔
張忠欲授子經除舍以延孫寶寶不就曰禮有來學義無
往教使今之爲先生者能如孫寶豈復爲人所薄乎自行
束修以上夫子未嘗無誨束修弟子見師之禮也餽以金
帛雖非古禮第我以精意教人之子弟人以金帛養吾之
父母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莫無甚害否不猶愈於謁公門
請公事日履險地以危父母乎比年以來爲人師者急於
自售爭先糾率互相訾毀卑陋苟且有可憐狀至於主人
厭之子弟侮之挈囊負笈應而之他乃始怒罵曰某家某

家少我東脯某人某人攘我學生嗚呼何其不自反也仁
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今乃失
之已而怨諸人豈不亦迂哉叔諫高明甯有是事信筆述
聞不覺喋喋未卽并晤漸熟惟力學自愛不一

與孫端朝書

某咨目上記端朝知府秘丞老友卽辰暑溽奉惟台候萬
福某經年不聞動靜狀邈在海陬雖尺書莫致而區區懷
豉要非書所能旣遇勝因有好懷把酒哦詩悠然東望定
知此意須及於我矣竊知營第欲與令兄同居老去親斤
築不至厭憚否如僕雖有先人之敝廬在漏甚不庇風雨
念欲修之未遑暇也然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必待棟宇
稍華而後愜意歷世窮年終不可就而我之所居反隘矣
我之所居卽天下之廣居也古來凡聖皆所共處自立牆

壁以障塞之似可惜爾去城三里許偶得地十餘畝水橫其南兩山夾其東西屏榛翳分阡陌鑿池植樹遂定我居堂曰知非以僕之年適五十九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道也亭曰曲肱竊慕先師飯蔬飲水之樂雖未能至而心實馳之也又有亭曰學圃聖人垂世立教不欲君民並耕故以樊遲爲非吾儕小人躬灌園之勞者職也畦壟新晴草木清潤雲澹餘姿鳥送好音乃迎老人逍遙乎其間兄弟挾掖童稚後先摘時果薦壽觴挑菜以供膳羞擊缶以代管豈名教之樂有逾於是者乎因來書有灌園東闕之語輒及之亦欲故人知我事業如此也薛郎過閩中聞已久矣生相憐死相捐人之情也公獨不然可以敦薄古語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吾知德老復生在端朝則無媿矣季任赴襄陽前月方到官元絜渴疾止數日間遂不揀良

可悲惋何日赴括蒼次舍近可以時時通書茲所望者未卜見日鄉熟千萬爲善類保重

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狀中人憤憤如醉發所惠書得廢井之語曠然復醒井德之地易以喻性改邑不改井言自古以固存不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浚治必有甘冽之泉可爲人食而後已浚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一鏞也退之秋懷詩汲古恨短纒古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方葺敝廬兀兀坐木札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胷中淤塞日就枯竭且乏朋友麗澤之利反以求井蓋智如也故人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城跂足以俟未前更願慎餘暑

自愛

辭趙參政薦舉書

某惶恐再拜參政閣下初夏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生長海濱不識中州士大夫聞當世之論人物者皆曰閣下心事皦皦與流俗不同私竊慕之願一見而無從也昨者扈從至止屬有遠適不獲進謁償曠昔嚮往之素乃蒙以不肖者姓名玷於薦墨誤被聖恩有召對之命一時縉紳相顧動色皆謂僕於參政昧於平生安知非鄙夫僂子而簡易若是是必有以欺參政者退思賢否之迹久當自辯如吾儕小人自應貶絕於大賢君子之門敢謂睠私之意久而彌篤每見邦人必賜存問勤勤懇懇殆若有雅故者茲從人望進司政柄未及修咫尺書致天下賀而召儻已在門矣方國步艱難乘輿播越宜戮力中原共圖尅復乃踰

伏田里屑屑然作楚囚之泣固自知其陋也第愚衷所迫不能自己坐臥念之失寢食者累日不言稽君父之命言之傷臣子之心仰恃知憐聊陳梗概某年方幼學先人棄諸孤母守志不嫁拊養以至成立含辛茹悲艱苦萬狀迫於寒餓傍人門館授兒童章句覓斗升粟以活其家初無仕進望也偶忝科第食君之祿者今十有四年養雞犬欲司晨夜今聞命而遂不果於心安乎實以母七十三歲比苦多病見兒遠去輒挽以啼以故相守未能捨去區區私情欲乞終養敢望哀察許賜敷奏幸甚幸甚人亦孰不欲富貴馳騫之倫澆薄之俗權門晨啓接軫駢肩謁不時通假寐客次蒙一顧盼意氣自得否則悒悒憔悴有可憐狀良由天下之以爵祿自輕其身致使朝廷亦以爵祿輕天下之士此風一去挽不可回今奔走參政之門者車幾兩

馬幾駟進諛言而道盛德者幾人左右使令諒自不乏乃
旁搜遠舉猥及疎寒之士顧僕何人可以堪此豈欲招致
賢俊姑自愧始乎知人實難自知宜審參政固不知僕之
亾狀僕自揣度居鄉無譽汜官無稱問學不足以裨國論
智力不足以備戎行凡是數者一無可采將焉用之而召
之使至也况生平迂僻寡所諧際不能喔咿嚅唵以取悅
一世之人人之不悅亦無所憾今參政與僕初不覲面而
神交千里之外推懷投款禮地兼隆泛觀今世無是事也
未知古人或如是否禦寇不受子陽之粟懼因人之言而
罪我也參政因人之言而薦僕於朝安知他日不因人言
而罪我也所望功成名遂角巾東路暢餘陰於山澤託雅
情於魚鳥林樾野人得陪杖履之後與公周旋似未晚耳
氣序寢熱乞爲天下崇重不宣

與周主簿書

某頓首彥達主簿賢友春初罷官仁里匆匆就途乃勤從
者踏雪追餞至數十里迄今使人不能忘也茲辱詒書存
問累紙且以長牋副之禮意隆洽併以悚感仍喜初冬講
學休勝下諭云云具悉不過以名未顯位未登猥居下僚
爲可耻耳嗚呼處心如是誤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
徇名也謂無實也無實者多喜名名非喜之所能近有實
者多避名名非避之所能遠韓退之言內不足者急於人
知需然有餘厥聞四馳此語得其情矣自古以來誰不好
名雖吾夫子日談道義於洙泗間猶不能使諸弟子銷其
求知之心也其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又曰不患人之
不己知患其不能豈真與人辯利害較得失如是如是而
後爲人所知哉蓋以當時馳騫於外者尙多有之儻能反

求諸身庶或有益於得稱子張學干祿告以言寡尤行寡
悔祿在其中言行果爲祿設耶蓋所以告子張者不得不
然若顏閔必無是念而夫子亦無是告也大率子張志大
而行不掩焉者如以聞爲達亦止爲名而已殊不知質直
好義慮以下人自可以達達則何患於不聞也吾子名聞
而字彥達當時之意必曰是聞也非達也吾將有取於達
者今未之思何也人之爭名甚於爭利決性命之情僥倖
一得禍將子歸矣昔李邕諫武后聲色俱厲或責之邕曰
不如是名亦不傳嗚呼邕之諫忠也志於爲名斯不忠也
然則流離竄逐竟戮於市實有以取之矣好名之禍如此
亦何利於吾子乎吾子又謂鄉人不肯傳授宏詞衣鉢歎
然有不滿之意夫習宏詞將以求美官也美官皆由於宏
詞乎詞美而行惡不害爲小人行美而詞拙不害爲君子

自古文人不護細行頃閱文藝傳鮮有全人不驚倨則儂
佻不諛佞則譏訕往往憑藉自取禍敗者多矣吾子行義
志業自可以表見於時何必區區然專事於宏詞耶夫子
以衣鉢傳顏子顏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軻軻
死不得其傳吾子弗此之傳而傳宏詞衣鉢何也吾子如
欲激昂淬礪力自奮拔固善矣而來書乃有簪紳滿屋之
語殆若憤嫉者懷憤嫉之心以往天地雖寬將無投足之
所矣且今之富貴者果皆賢耶貧賤者果皆不肖耶君子
當論其賢否毋計其窮達可也吾子貧而無諂不俯偃以
斲合於人知其惡矣以聖人言之猶未若貧而樂樂則其
心和平無悻悻之氣非學問以成其德者不能也是以子
貢因得聞此語而有會於切磋琢磨之說是說也不敢自
私將與吾子共之鉛山闕在何時可忍貧以待之忍貧最

好能忍貧者名爲有力大人舜發賦賦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皆由此塗來也雖恃情眷占答不覺喋喋氣序正寒倍百爲吾人自愛

答寶林長老書

某啓寶林禪師久不通書殊以爲念侍者出所惠示知邇來動止清康甚喜或念或喜人之情也學佛者直欲令人絕念除是土木爲人始得土木爲人方省卻冬裘而夏葛飢食而渴飲人則未免有需於世也且子不念其親臣不念其君以今言之謂之何等人耶書言天敘五典則五典無非性命之理也自古及今人道賴之以立不可須臾離者來論以凡夫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不悟眞常而惑幻妄師以謂四大六塵之外自有眞常乎是除妄而求真也譬諸草木根性眞也枝葉妄也枝葉或榮

或悴可以言妄然皆出於性何名爲妄古人有詩云陰

分明萬像存形爲枝葉此其根若求不得爲無有便作空花幻夢論此詩最有理且以身心爲妄則父子君臣皆妄也豈不害事必以君臣父子爲妄而除去之吾師可以一日立於天下否又卻依舊有師父弟子有師兄師弟託君臣上下之庇方得以安其身退之語浮屠文暢甯可不知其所自者此也大率吾聖人之道混名迹合內外不離俗以爲高不廢禮以爲達不絕名教以爲樂反之於心而說考之於理而不謬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亘古亘今不可一日缺也惠迪吉從逆凶禍福之說吾儒何嘗不道來只不會雜以幻怪妖祥聾瞽愚俗且如燒一文香便有無窮福利讀一句經便有無限鬼神擁護若欲治娣娘嫂子則可矣似乎此語大相誑也試思天堂地獄有邪無邪但與

心謀不須問人師與弟子問答未畢便求此經之目如金剛楞嚴之類必非佛言佛在世許多年不得已說許多話謂之不說一句話可也自目爲經人持誦者獲無量福至於所求無不遂意不知要誦經者悟道乎求福乎要他悟道不當以利怵之蓋有毫髮利心去道遠矣若要他求福利是令誦經者做經紀也晉之乘楚之檣杌魯之春秋皆史記之舊名也夫子因魯史而修之不會矧意自目爲春秋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非夫子自以爲孝經也後人述而言之耳且此一句無所經見張說爲唐明皇引以爲序而已盡信書不如無書吾師以吾儒書籍汗牛馬而充棟宇皆聖人之所作乎除六經語孟之外盡付諸火可也則佛書四萬八千卷所可存者亦無幾矣要知本無一

也伏義未畫八卦之前易在何處欲話無窮

紙窮且止正寒珍重

又

惠瓊鞋甚佳不知足而爲履天下之足同也至於心獨無所同然吾師但求理義之安而學之斯近道矣捕風搏影終無益也聞敗羣者去稍齊整可善可喜利欲之心亦敗羣者也學佛者有所希冀非利欲而何然學佛者猶有典刑近世之學儒者專爲利祿尙敢點檢他人乎哀哉

又

某啟不聞動靜狀者久之奉手墨忻承乍涼道體康勝寄示唐十八學士問答聽圖筆力簡古非尋常畫師所能到也吾亦有一圖下筆不得試言其彷彿道無問問無答無問無答又將誰聽語至於此口耳俱廢矣諒自有之不敢奉獻也數得見給事否見則必通曲折蓋近有書與之曾

及吾師也氣序向冷千萬爲眾珍重

又

問及營造事劇荷劇荷初謀三椽欲庇風雨一動斤斧數月不得休豈敢務侈以悅人目第木植不素蓄取辦臨時倍覺勞費爾先師有言居無求安僕雖無狀敢忘遺訓况吾自有天下之廣居乎頃過石橋畱二絕句其一云臥聽泉聲似雨聲直愁泥滑馬難行世間疑似都如許千百年來誰與明其二云今人議論只從多蕘土那能障大河我有室廬亦方廣歸途不向石橋過今人遊石橋謂真有方廣寺者何限說便饒舌紙盡且休

答胡待制書

某再拜上啟知府待制同年春間道越以歸失一見之便迨今悚恨比苦多病且乏順郵欲奉記未能也猥蒙賜書

辭情兼至非若泛泛通寒暄者有以見獎予之厚仍審初冬台候起居萬福至以感慰無排學術之人似不足深較凡學不習不疑使夫習而疑焉相與質難是非以求理義之安固老先生所望於後學詎敢掩一世之人自以爲是也今承虛接響羣起而譁之不復計其當否茲事何恨耶以數人之見欲破千萬人之惑以數年之暫欲革千百年之久固自知其費力况復其間有儂薄者竊誦其說以資唇吻對稠人廣坐攘袂而言曰云云皆王氏之邪說也伊川之說不然犯眾之怒積成怨仇亦如新法之行狠愎雖自介甫而溫公諸人激以成之亦合分謗也然理義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試與一嚮當自知味若云其兄殺是鵝也與之食之陳仲子必出而哇之矣不我鄙或遠寄春秋傳僕雖不敏傳此消息與諸好事者亦一助也何由

瞻奉寢寒乞爲吾道保厚

竹軒雜著卷五終

竹軒雜著卷六

祭文

祭林給事母文

宋 林季仲 撰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于德門室家具宜良人偕老鬢髮
雪垂同坐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焜耀間錯彩衣終始光榮
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嘗獲升堂瞻拜令儀展
誠薄醴侑以斯詞尙饗

祭林尙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橫陽良覲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
竹淨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勿忘迺經迺營于垣于牆林巒
迺還棟宇高涼時其從之度徇越岡期以卒歲杖屨徜徉
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盼之間君遽云亾嗚呼哀哉公自

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
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剡牘交上召自遠方權輿寺簿日未
遽央譬如秣驥馳彼康莊問途方騁蹶於微霜嗚呼哀哉
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智
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况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浸稽天
禍及九鄉殘骸露齒姓氏勿詳烏啄其腦魚噉其腸儻死
牖下歛以冠裳不日幸歟奚用盡傷嗚呼尙友舉我一觴
尙饗

祭沈元量文

頃吾二人同與計偕風檣雨篷于江于淮戾彼辟水寒燈
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予忝科名君困場屋隔闕興思
亂我心曲茲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念初
至止庭穢勿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賞此霜姿
花竟瘁矣人復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
難老疾之方殆載咨載考乃大不然叵測穹昊嗟彼友朋
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
侑觴聊敘平昔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光祖文

伊余初第試吏東陽時有四人同寮同鄉同入公門同上
公堂休則就閒同飲壺觴事不可知樂不可常轉首之間
各在一方茲余來歸訪舊鄰曲伯高之亡墓草已宿君與
興宗皆在鬼錄井邑如故游從去目念之傷懷涕淚相屬
惟君平生心事坦夷豁以示人不設藩籬雅好劇飲客至
如歸瓶之或罄饋歡糟醕我有白酒老妻所爲公在東陽
頗喜嘗之因思所嗜攜以來斯不見滿飲如疇昔時嗚呼
哀哉尙饗

祭鮑提舉母文

鮑於吾鄉雅爲著姓夫人有子實襲餘慶位列多賢或參國政煜煜門闈孰方其盛維鄰之卜竊借輝映矧復聯姻猥及不競旋葬武林曰有治命遺陳薄奠匪禮之稱尙饗

祭薛康朝文

人之韞材匪曰媒身天實生之將以庇民吾鄉之評莫材於君疏明練達見謂搢紳爰以能選將漕七閩譽處日休移置宜春積年之屈一日之伸未究所長奄卽幽淪憶昔餞別載笑載醺今日何日迎哭江濱古來共盡恐弔相因申酌陳辭淚灑秋旻嗚呼哀哉尙饗

祭諸葛通直文

治人匪難自治實難居家理者可移於官友愛之篤行義之尊我求其人莫如公賢居常澹默似不能言肅肅孫子

奉意周旋上下輯睦吾無間然不施有政政在其間平生所好雅在古編蒐求缺遺不惜金錢藏蓄之富至充棟椽祕閣所無于以取焉伊余聞之願見無緣行役經由識公稽山插架萬軸導我縱觀如好好色喜發於顏登彼愛堂花竹幽妍屢陪賓豆色若初筵不鄙賤息許締姻連繫船岸下別情更延書墨未乾訃音遽傳誰其尸之不畀以年可知者人叵知者天寓哀千里辭不能宣嗚呼哀哉尙饗

代康侍郎祭趙寶學文

嗚呼維昔之夏我來自閩迎笑江滸時有四人長辰勝日聯鑣接茵不鄙老朽亦託後塵公尤豪放喜舉大白酒酣氣張天低地窄虎鬚雄辭螭走妙畫議論風生連柱座客歲日暮止季任西征賦詩祖行霰雪其零江城春動卉木載榮地主仲謨移守宛陵慘慘寒蕪悠悠畫鶴公不出餞

方親藥石余與懿成相對太息疇昔之歡那可再得迨茲
端午公疾有瘳觀彼競渡集于城樓曰我哀恙嘗辱君憂
今日不樂有來歲不人靜湖平簷掛初月林靄霏微漁船
出沒憑高寫望得句清絕朝墨未乾奄焉永訣嗚呼哀哉
以公敏悟宗枝之秀以公老成從班之舊謀謨事業鮮出
其右帝實睠之異於常胄人之望曰位不稱才盍如李唐
用勉用回我思措紳兵火以來朱門華屋空闕莓苔公之
高壽六十有七儼立其旁孫子秩秩以彼易此孰得孰失
公毋憾我舉我椒苾尚饗

路祭席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彼南陽回眎永嘉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盜賊
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辟陋賢者攸歸松茂栢悅
川媚山輝出祖于途其敢廢禮且戒兒童罔或樵採尚饗

代人祭表姊文

嗚呼嚴霜夏零少小孤露以訓以育絜誰之助奉以周旋
償心晚暮天不我憐遽奪之去富壽有子去也奚顧兄弟
無知知有怨慕寒雲掩晨長風攪樹平生之淚與酒同注
嗚呼哀哉尚饗

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遠
哀叫求羣每論此事相對酸心那知今日禍又及汝誰同
春祀誰與禦侮門戶衰頽誰賴誰柱子姪頑冥誰告誰語
况我已老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山邱何辜于天不汝
少畱後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爲言婚嫁未畢我思男女
誰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辨衷千百之一嗚呼
哀哉尚饗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某以園藪時醪俛而酌之嗚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焉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綠哀切乎衷物改于目尙想平生陳此肴菽嗚呼哀哉尙饗

祭察和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眎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潮得遠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于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年志氣陵厲橫鶩孤鶩瞬息千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爲季子尤所愛憐赴官江左期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首

之間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我與汝自幼多艱險阻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少免饑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船誰慰庭闈之衰晚誰救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屨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嗚呼吞聲飲泣含悲茹酸詭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懋懋於朝言旋故園謀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縱溢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尙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尙饗

察和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察和弟服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俛而酌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唯我與汝變故游更年纔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

追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宰相之否終則傾而我
三人皆竊科名版輿就養奉以將迎往往鄰里指以爲榮
方汝傲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俟望不寐
至明禍起倉卒迺訃之承愛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
不敢以驚詭通音訊示若生平終所不忍惱其餘齡瞻言
疇昔窮苦自懲殘編斷簡寒窗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
豈唯愛弟實曰良朋汝尤競爽蚤歲有聲意氣邁往翰墨
縱橫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輒繫罔究脩程茲予來歸
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填膺花藥草翳几席塵凝境隨
念改淚應心零八十之親誰省誰甯一門之事誰經誰營
哀哀嫠婦呱呱孺嬰儻予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尙饗

祭和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沒復出木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

几席塵凝空存遺像迴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滂更奄及
祥除百感填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
勿念老人甘旨猶甯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
從橫奄焉不施遂卽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
若爲此情嗚呼哀哉尙饗

祭劉知言文

劉于吾鄉實多孫子公自妙齡見謂秀凝果以材請取知
于時進用伊始丞于宗司秣馬脂車方卽夷路出門繫之
孰知其故有生同盡甯計短長毋化之怛來舉我觴嗚呼
哀哉尙饗

劉知言葬祭文

嗚呼春去復來木悴再滋曷云其往哀我人斯容止詳整
器局邃夷遐想平生庶或見之鬱彼新阡卜曰且宜往其

從之先壟是依酌我芳酒于以告違非君之悲誰悲之爲
嗚呼哀哉尙饗

墓誌銘

方聖時墓誌銘

方君聖時諱煜永嘉之賢者也其父端嘗以文行爲歐陽
文忠公所器重不幸蚤死君生未晬而孤稍長知自讀書
涉獵文史論議哀哀可聽獨於科舉之學非所好也大觀
初詔求行義之士州縣以君應選固辭及鄉大夫款謁延
致於學以表多士則悠然從之殆古之有道不可得而親
疎者居常蓬鬢垢面敝衣糲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他人
所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自號愚迂翁而朱君敏功贊之
曰顏子之愚仲尼之迂旣愚而迂嗟乎斯名也信不誣觀
今之人馳騫聲利役役至于老死而閒居野處之士澹然

無營志安而體舒較之兩者不知孰爲愚孰爲迂當有能
辨之者妻朱氏有賢行前君二十五年卒生子三人曰冠
曰覽曰峴冠吾同舍友也屢試春官不利而志愈勵女四
人荆湖北路提刑司檢法官薛昌言鄉貢進士王言處州
松陽縣令黃袞其婿也季未行君年七十有二紹興十三
年正月庚寅卒於家是年某月某日穿朱氏之墓而合葬
之實在其縣竹浦之北山君性真率無矯激與之友者數
十年不見有一言之僞出入里巷見童稚若早隸悉與均
禮沒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其平日所游從與夫後進之士
嘗質疑而問業者尤所傷悼相率奔弔爲文以哭之其略
曰君之至行里閭是師如彼圭璧瑩絕瑕疵又曰温温先
生不事緣飾和懌曠達見者悅懌又曰先生詩文匪雕匪
琢追陶自然似白不俗嗚呼吾何以銘其墓哉眎鄉人之

評可也濟南林某揆

劉知言墓誌銘

永嘉劉公舍人諱安節與其從弟給事諱安止相繼以奧學粹行修於家由於州里達於朝廷聲名籍甚時人謂之二劉至今吾黨之士聞其風想其爲人無異親承馨歆於長者之側而况子弟朝夕見所以事親從兄處宗族御僮婢與夫語默頷笑飲食起居之間無非教也薰陶濡染宜有不學而能者君諱讜字知言給事之長子也幼穎悟讀書止一再過卽成誦弱冠郡試有司曾與計偕一不利輒棄去曰學止爲科舉耶守門戶不墜先訓斯足矣以父任補承務郎監蔡州稅自後給事倦於宦游築室治圃日賦詩將老焉母碩人張氏亦苦多病君不忍遠適從容膝下務盡其歡由是不調者殆二十年比二親卽世乃始束裝

趨行在所會有詔得侍從各薦所知今參知政事王公時爲工部侍郎首以君應陛對之日敷奏詳雅上頗喜語執政曰劉某佳士也由監尙書六部門遷知大宗正丞駸駸進用矣屬微恙庸醫誤投餌一夕卒於臨安府官舍年纔四十三官止宣義郎哀哉曾祖諱瑩祖諱去非累贈正議大夫君之配曰孺人鄭氏故中散大夫詳之孫生男五人嗣忠登仕郎嗣直將仕郎嗣恭未仕嗣昌嗣亨及女二人皆幼其卒也以紹興十二年四月辛卯弟右承務郎監平江府糧料院誥棄官奉喪以歸卜明年二月庚申葬於其縣建牙鄉玉清觀之前山距給事墓百步君之從兄鄉貢進士詡敘次行事以其狀來乞銘某與知言游久且通婚姻非敢以是私於知言也知言循循孝謹無子弟之過嘗登其堂見大書唐柳玘家訓於屏風用以自警志尙如此

且自宜銘銘曰墻高易圯門高易毀自昔聞家鮮濟厥美
於赫二劉華鄂韓韓誰其似之粵有令子其令維何克慎
克祗揚彼清芬于宗有輝位卑無年吁其已而繼躬不有
後人之貽

朱府君墓誌銘

永嘉絕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識兵革其俗習於燕安以浮
侈相高靡衣蠶食崇飾室廬嫁娶喪葬大抵無度坐是至
貧窶不悔有鄉長者朱君元顯性獨儉素耻事華好一袍
至數十年不易有晏平仲之風嘗造其別墅見所坐床止
以一版麻甚問之曰是先祖所用不忍易也里人初有嗤
其陋者比見其奉祭祀饗賓客延師教子率從豐厚又斥
其餘周宗族鄉黨之貧者至是始歎服焉君少孤事兄如
父聚居餘二十年内外之言無間者外祖劉無後歲時薦

享如事其祖且刊石墓左以戒子孫俾勿忘其篤厚類如
此君諱京元顯字也曾大父珪大父珪父輔忠徙自括蒼
於君蓋三世矣初娶戴氏先卒再娶林氏有子二人曰義
明明皆預薦書義明蚤死孫男三人公度公量公愿孫
女四人君自幼穎悟有聲場屋連試春官不利晚以特奏
名補和州助教雖功名不偶少負平生之志顧跡儕輩數
十年間無百一在者獨君壽考康甯備享五福朱顏華髮
時出阡陌人過之往往皆歛衽歎息豫爲棺槨取釋氏寂
滅之語刻諸前用以自省遇勝日引所親酌酒其側曰亂
離以來身膏山野者何可勝數儻吾得斂手足於此志願
畢矣尙何求紹興十二年十月壬午寢疾終於家得年八
十有三垂沒而一語不亂以十四年三月癸酉葬於其縣
建牙鄉菱洋之西山某先大夫於君爲外弟粵自總角得

以子姪禮趨走于几席之下憐其孤瘁每呼而進並慰勉
良厚今知明來乞銘以識諸墓其敢辭銘曰豐於人約於
已宜多受祉尙以貽其孫子

周季明墓誌銘

孤子周華祖踵余門泣曰先人葬有日矣願得銘以刻諸
幽余曰銘墓非古也儻未免俗止書鄉里世系始終日月
納諸壙不可乎而奚以余爲華祖曰君之言誠是也抑自
痛念有不能自己者蓋先人資稟樸厚不事緣飾與人交
終身無一語之僞幼孤祖母教以讀書通夕不寐燭燎毛
髮弗覺也其專如此祖母沒殆二十年矣每一念之嗚咽
不自禁尤厚於親戚鄰里死之日往往爲之出涕凡此君
雖知之他人未必盡知者況弟太孫纔六歲異時省事問
先人平生所爲誰將執其咎者君無庸辭余曰我習知先

君子銘之宜也竊自思之昔我壯而無室人莫肯與者先
君子不以我爲不才獨以女弟妻之今銘其墓人將不以
我私耶華祖曰事顧實否亦何嫌之有不然以前所云并
大概書之可乎余曰諾君諱達節字季明永嘉人曾大父
諱偉大父諱道父諱宗政以力田世其家紹興十三年十
二月乙酉君以疾卒年五十五明年十二月壬午葬吹臺
鄉俞奧山祖塋之東娶杜氏二男華祖其長也次太孫君
晚得此兒甚愛之嘗求名於余今命名曰承祖尙慰泉下
之念云

記

温州樂清縣學記

鄉貢進士賈如規來自樂清語余曰吾邑廟夫子而祀之
舊矣初未有學也治平中令焦君干之始增堂廡爲肄業

所由是士稍知學崇甯舍法行迺自縣東南遷於望來橋
之西距故址百餘步丁君湛鮑君輝實終始之盜起青溪
蹂數郡茲邑焚燬殆盡學屹然獨存紹興改元守者弗度
一夕燼於火自是春秋二祭寓於縣治或傳舍僧廬凡百
草創有司蹙額以從事五年尉吳君芾閱之白令丞再遷
而南定卜於隆儒坊於是邑人義其爲爭出力捐金佐之
不數年學成然儲廩無有也十五年春今令趙君從事下
車揖諸生首與之謀曰養士而無以爲養奈何有喻其意
者相率買田五頃計其入日可食百人又撤淫祠營市舍
取儼直以資之遂斥基地周垣牆闢齋序貯書籍造器用
凡學之百須罔不悉備是宜有言以記始末敢請余日子
之邑大夫廉介自將事無劇易盡心力而爲之雖悍暴之
民或有不悅而抑強扶弱人恃以不恐此亦學也邑人當

有記之者子忼慨好義撫孤姪如己子歲歉富室方閉糴
獨發倉庾捐費以濟難阨此亦學也里人當有記之者奚
用求記於余獨不知學之數遷何謂也曰學自焦君以來
無一登仕版者人多言其不利雖某不能違也余慨然久
之因問日子之學也爲利乎爲道乎道不遠人人自云遠
絕倫類滅禮樂游心物外以求之非謂所謂道者以子之
居家也而能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道卽在是矣
今一世之人惟利是騫吾爲此論誰不笑且怪者抑聞諸
夫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學不期祿而祿自至似亦無
負於學者若誦斷簡緝陳言微倖取科第一得志棄之如
涕唾無復有顧籍心吾恐未見其利而羞承之矣况非朝
廷建學之意亦非邑大夫所望於諸生也大夫名敦臨字
庇民四明人紹興十七年五月旣望記

序

送趙庇民序

余狹中不能容物有面謾者必詰之不肯受其黯闔一日讀陳後山詩云潛魚避流光歸鳥投重昏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不覺拊几而歎悔平生之非趙庇民之爲樂清也事無畱難迎刃解落邑人蒙惠多矣獨姦宄之民不能欺欺必得之頗以爲己病焉譬如郤雍爲視盜察其眉睫之間盡得情僞無一有幸免者雖晉民恃之外戶不閉而羣盜坐是以窮相與謀而逐之噫亦殆哉今罷官歸四明訪別城中語我三年不能堪之狀余舉陳後山詩庇民喜曰此正我之疾也願書以砭我庶幾吾疾有瘳乎

跋

諸公送子敦詩後

裏除則喜外遷則愠此謀身者之所爲也內相顧公出爲朔漕諸公喜而贈之以詩顧之報章有曰大河失故道六月浮天流諸公廊廟器更爲行人謀嗚呼是謀也爲身邪爲國邪觀此則治亂見矣紹興癸亥二月旣望某跋

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胷次古今謂之活法所以血脈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須畱笑退思有味非獨爲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關鍵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煙雲草木千變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頃見別本尙餘一聯云故歲去超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斷章雖曰達人大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語識也養直下世今將一紀矣九原可復

作耶讀之愴然併爲從周之子庭藻記之卷末庶幾風流
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日蘆川老人書

資政與端明帖後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許公以厚德碩
望入參大政排迕異議不得以有爲而死今端明李公乃
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貶以追時好
真無愧於九泉也雖然吾黨之士蓋亦自勉云紹興丁巳
六月既望永嘉林某題

竹軒雜著卷六終

竹軒雜著補遺

論和議疏

紹興八年十二月爲三省檢正諸房文字
時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一百八十九

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鷄搏狸夫彘非虎之敵其能
搏之者發于威之誠也金人肆爲暴虐以吞噬中原自今
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尙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
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眾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
子女燔而廬舍取而財寶是爲不共戴天之讐也必思有
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今世
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
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來受囚延頸待刃爲之
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矣
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
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

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材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選備以待命之將興可矣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于夫椒越王句踐之敗也喟然嘆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于姑蘇區區吳越發于感憤猶能以危而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眾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還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眾之怒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右竹軒襍著六卷宋太常少卿永嘉林公季仲所著少卿從橫塘許忠簡公學於伊川爲再傳弟子建炎閒以豐國趙忠簡公薦入朝後以疏沮和議與豐公同黜其師友淵源及立朝風節皆卓有可紀而宋史不爲立傳襍著十五卷亦久散佚故全吉士祖望修宋元學案亦以公遺書不傳爲憾乾隆閒與許公橫塘集趙公忠正德文集同於永樂大典錄出始復傳於世雖掇拾之餘編帙殘缺不及原書之半而忠讜遺文沈霾千載幸際右文之代佚而復顯豈偶然哉詒讓曩讀李秀巖道命錄所紀建炎紹興閒趙張秉政道學興廢始末嘗嘆豐公首參大政卽以振興舊學爲已任程門弟子若尹胡諸賢次第拔擢而浮薄之士或掇拾伊洛緒論以干進至公貶而專門之學垂爲厲禁公昔時所援引者或改名

它師以求免禍而反覆若陳公輔輩乃至反顏護詬以相傾陷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少卿則自建炎閒以豐公薦爲察官豐公罷政少卿亦出知泉州及豐公再相又與劉大中等同登剡牘至紹興戊午和議將成豐公以議論不合罷相少卿亦引夫差句踐事力爭之遂以得罪其出處大節與豐公始終無二今觀此集與趙參政書凡十二篇其九皆豐公謫潮陽以後所寄其所以慰藉之者無所不至至欲效司空表聖從王凝謫商州故事而以母老不能觸氛霧相從于南海之濱爲憾嗚呼若少卿者真不負豐公者哉家大人旣以橫塘集付刊以此書流傳尤少亦并校刊之至陳伯玉所傳沮和議疏大典本已佚不存今檢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所載尙其全文謹据錄入以補 閣本之闕焉光緒二年

十一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跋

溫州府 州 縣